

嘉
 中
 邱
 貴
 事

全字用一

彼公之信其弟必以我為
 謙言也夫

石公袁宏道撰



三

袁中郎遺事

袁照編

上海

今知出版社

1

9

3

6

袁中郎遺事

目次

- 一 袁中郎傳……………(一)
- 二 袁中郎遺事敘……………(一)
- 三 袁中郎遺事……………(一)
 1. 著作……………(一)
 2. 學術……………(三)
 3. 高行……………(一七)
 4. 宦績……………(二七)
 5. 游蹤……………(三一)
 6. 異蹟……………(三五)
 7. 雜記……………(三九)

袁中郎傳

袁宏道，字中郎，號石公，公安人。先生之生也，母夢月入懷，故小字月。少時即具倍年之覺。母卒，先生不數哭，一哭即痛絕，人是以知其有隱慧焉。總角工爲時藝，塾師大奇之。入鄉校，年方十五六，卽結文社於城南，自爲社長，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師之，奉其約束，不敢犯時。於舉業外，爲聲歌古文辭，已有集成帙矣。戊子舉於鄉，主試者爲馮卓庵太史，見其後場，出入周秦間，急拔之。明年上春官，時伯修方爲太史，初與聞性命之學，以啓先生，先生深信之。下第歸，伯修亦以使事返里，相與朝夕商確，索之華梵諸典，轉覺茫然，後乃于文字中言意識不行處，極力參究，時有所解，終不欲恃燭火微明以爲究竟，如此者屢年。一日見張子韶論格物處，忽然大豁，以證之太史，太史喜曰：「弟見出蓋纏，非吾所及也。」然後以質之古人微言，無不妙合；且洞見前輩機用，一一提唱，聊示鞭影，命名曰金屑。時聞龍湖李老冥會教外之旨，走西陵質之，李老大相契，賜以詩，中有云：「誦君玉屑句，執鞭亦欣慕，早得從君言，不當有老苦。」蓋龍湖以老年無朋，作書曰老苦故也。仍爲之序以傳。留三月餘，殷殷不捨，送之武昌而別。壬辰舉進士，不仕，復與太史還里，居石楠之上。

借外祖春所與公，及勇惟學惟長輩，終日以論學爲樂。當是時，太史與公雖於千古不傳之秘，符同水乳，而於應世之跡，微有不同。太史則謂居人間當斂其鋒鏑，與世抑揚，萬石周慎，爲安親保身之道；公則謂鳳凰不與凡鳥同巢，麒麟不與凡馬伏櫪，大丈夫當獨往獨來，自舒其逸耳，豈可逐世啼笑，聽人穿鼻絡首？意見各不同如此。已復同太史與小修遊楚中諸勝，再至龍湖晤李老，李老謂伯也穩實，仲也英特，皆天下名士也，然至於入微一路，則諄諄望之公，蓋謂其識力膽力皆迥絕於世，真英靈男子，可以擔荷此一事耳。乙未，謁選爲吳縣令，始以其學試之政，人皆謂吳門繁劇，而公超脫，或足以困之，乃公洒然澹然，不言而物自綜，事自集。吳賦甲于天下，猾胥朱紫其籍，莫可致詰，飛洒民間，溢于額而不知，公一目了然，摘其影射之條若干，呼猾胥曰：「此何爲者？」胥不敢欺，皆俯首曰：「弊。」公俱置之法，而清額外之征凡巨萬，吳民大悅。又不折徵收之封，惟苛兌者許民告白，以其所贏，代輸者爲傾瀉費。上官聞而便之，下其例諸邑，悉如吳。機神朗徹，遇一切物態，如鏡取影，即巧幻莫如吳，而終不得遁，故遁詞恆片語而折，咄嗟獄具，吳人謂之升米公事，自非重情，無所罰贖，杖之示懲而已，以故署門酒家蕭條皆移去。縣胥隸之類，或三四爲曹共一役，不食縣官，惟借公事漁獵里閭，公揀其宜用者食之，無所差遺，終日兀坐，不能糊口，皆逃去歸農。有屢投匿名

讀者，公出，見縣前占星人，覺黜甚，念必此人也，呼來占星一紙，視手跡與匿名牘無二，訊之立伏，其妙於得情，皆此類。公爲令，清次骨，才敏捷甚，一縣大治。宰相申公時行聞而歎曰：「二百年來無此令矣！」居常不發私書，塵覆函數寸，期年而政已成。會吳中有天池山之訟，公意見與當路相左，居恆不樂，遂閉門有拂友之志，當事知其不可強，始令予告，俟病痊補職。公既得請，走吳越訪故人陶周望諸公，同覽西湖天目之勝，觀五泄瀑布，登黃山齊雲，戀戀烟嵐，如饑渴之於飲食。時與石簣諸公商證，遞相取益，而間發爲詩文，俱從真源中溢出，別開手眼，一掃王李雲霧，天下才人文士始知疏淪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塗飾之病，其功偉矣！戊戌太史字趣公入都，始復就選，得京兆校官，時太史官春坊，小修亦入太學，復相聚論學，結城西之崇國寺，名曰蒲桃社。庚子補禮部儀制司主事，數月即請告歸，歸未幾，太史下世，公感念絕葷血者累年，無復宦情，時於城南得下窪地，可三百畝，絡以重隄，種柳萬株，號曰柳浪。潛心道妙，閒適之餘，時有揮洒皆從慧業流出，新綺絕倫，而遊屐所及，如匡廬太和桃花源，皆窮極幽遐，人所不至者無不到，發於詩文，烟嵐溢毫楮間，蓋自花源後詩，字字鮮活，語語生動，新而老，奇而正，又進一格矣。丙午入都，補儀曹主事，曹務清簡，蕭然無事，乃以存問蒲圻謝公之便歸里。戊申春暮入都，補驗封司主事，攝選曹事，猾吏多舞文，屬當急選

之期，故事掣籤時，凡瑣屑事皆曹郎躬爲之，吏無敢近者。一老吏怒排闥而入曰：「每次大選，例與都吏一
二美缺，今有某驛缺，已予都吏百金矣，幸以見與！」公目攝之，叱之出，私念曰：「銓事一至此乎！普爲國家
除此大蠹。」少宰楊公喬曰：「吾輩身爲大臣，受制胥吏，切齒久矣。」會猾吏私一姻戚，已罷官而仍留之，
刻報至，公廉得其故，大憤曰：「如此，則銓柄盡歸此輩矣！」時冢宰擬以疏文而後逮治之，公曰：「此胥吏
也，但置之於法，以一知會疏上，則疾雷不及掩耳，雖有奧援，將安用之！」遂如言具疏，而猾吏未知也，公令
兩隸持之曰：「去！送汝入刑部。」卽繩之以往，疏下，竟以欺罔坐重辟，銓曹設刑具自公始。冢宰孫公知公
爲大用器，甚重之。己酉，公主試秦中，試官以避嫌不過，搜求公通場，皆自取閱，所取士大半得之落卷中，及
出榜多名士，試錄爲天下第一。公典試後，與左轄汪公可受，密以道相證，遍游秦中諸勝，歷中嶽，嵩山，登華
山絕頂而還，著「華嵩游記」。居吏曹二年，會考事竣，遂給假南歸，定居沙市，中治一樓，名曰硯北，取段成
式「杯瀝之餘，常居硯北」意也。庚戌卒，年四十三。海內知己，謂其識如王文成，膽如張江陵，而不逮下書
以歿，天下惜之。所著詩文有敝篋集，錦帆集，解脫集，廣陵集，瓶花齋集，瀟碧堂集，破硯齋集，華嵩遊記若干
卷行世。吳縣祀名宦，公邑祀鄉賢。

袁中郎遺事敘

石公者，照五世從祖中郎公之別號也。當明季士林盛宗何李之時，而公之詩文獨能脫盡前人窠臼，令天下讀其書者皆知襟盪心胸，各出手眼，以成一家言，遂一變當世勤襲摹擬之風，學者推尊之，至與東坡齊名，可謂極一時之盛矣。惜公未逮下壽以沒，而同時相與唱和者，如兄伯修、黃慎軒、江進之、王百穀、陶周望諸公，皆相繼早卒，其衍公之緒餘者，惟弟小修、暨羅服卿、蘇雲浦、湯若士數宿老耳。至鍾譚別調繼起，已全非舊旨，加以其時不善學公者，非失於詭僻，卽失於俚率，以致論者每以風氣之轉，實由公始，遂舉倖來種種流弊，悉歸咎於公。是丹非素，卒鮮定評，况盛名所在，附會實多。如茲集悉仍梨雲館舊本，祇二十四卷，其中暑譚一卷，尙非公所自作，爲小修全集敘中所不載。乃明史藝文志載公集爲五十卷，國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載公集爲四十卷，大都僞作，雜附者爲多。惜其承訛既久，辨識無人，精核如朱竹垞，尙不知狂言三卷爲磨作，淹博如紀文達，且不識瓶花齋雜錄一卷非公書，餘子更何所望？夫以公之才品卓絕，其生平彰彰可傳者，初不僅文章一事。觀其講學也，冥會默悟，早具超凡入聖之識，故李龍湖贈句有「執鞭欣慕」之語。蘇雲浦謂其見地過於陽明，鍾瑞先慕性理書，直躋公於理學之列，是其學術可傳也。公通籍二十餘年，常以退處山林爲樂，其視人間利祿，澹如也。家居事封公至孝，與兄伯修、弟小修最相友愛。及感伯修下世，絕念仕進，爲之高臥柳浪不出者凡六年。時或與小修避暑荷葉山房，或偕淨侶閒遊沅印南諸山。

最後典試秦中，歸下築沙市，日寄嘯傲於捲雪樓，以當臥遊，逸韻孤標，常有飄然遐舉之致，是其高行可傳也。其求解吳令也，上司留之不令去，至牘凡七上，長洲令於其去也，如失左右手；吳民聞其去，爭相攀留者至數萬人。及其改授順天教授，以清望遞擢至吏部郎中，其攝考功也，清流多見拔擢，惡吏曹書吏舞文，上疏請定年終考察法，始設刑具，猾吏皆爲之屏息。太宰楊公孫公見其實心任事，皆稱公爲大用器，是其宦績可傳也。生平喜游覽山水，綜其令吳游越，仕燕歸楚，出使秦晉，足跡所至，類以詩文紀述，無不超妙絕倫。後人見其遺蹟，往往豔稱之，是其游蹤可傳也。公生數歲，卽具神悟，後沿姚江餘習，深道名理，常爲同輩所歎服。至臨終神識，猶且絲毫不亂，觀其來去分明，卽不必如當世傳言，定指公爲東坡後身，要自與常人有別，是其異蹟可傳也。公足跡半天下，知交徧海內，其詩文一出，而百餘年之風氣遂變，知我罪我，無所動心，則其胸襟之空闊，真足以凌轢古今，令後世聞其一言一行，悉可以想見其爲人，其流風餘韻，尤多有足述者。照每讀前賢書，見其持論平允，足以發明公之苦心，有當於知人論世之旨者，輒節錄成帙，名爲石公遺事錄。內分著作、學術、高行、宦績、游踪、異蹟、雜記、凡七類，約三百餘條，藏之篋笥，久欲付梓未果。今春重取梨雲鉅全集，讎校一過，爰先摘刊百餘條，附諸集末，以誌數典不忘之意云。同治八年季秋月刊成，謹誌於江甯府南捕通判廨中。

袁中郎遺事一

著作



公兄伯修白蘇齋集與陶石簣書云：「岑寂中讀家弟諸刻，如籠中鴿，忽聞林間鳴喚之音，憾不即掣條裂鎖，與之偕飛。家弟書云：石簣無日不禪，間一詩；弟無日不詩，間一禪。禪則不論，詩可錄數篇教我。」

又寄大人書云：「二哥有書來，正同陶石簣遊齊雲山，自云過真州度夏。新刻大有意，但舉世皆爲格套所拘，而一人極力擺脫，能免末俗之譏乎？大抵文字有喜則有嘆，有極喜則有極嘆，此自然之理也。」

又答王衷白太史書云：「一月前聞泰山迸裂，里許正愁，兄游屐相值，不意窮幽極勝，跋尾飛揚，向我賣弄如此，雖然，楚中名山甚多，弟明歲且歸，左挈中郎，右挈小修，狂談浪謔，比吾兄此樂當百倍。二舍弟新刻甚可觀，今奉寄一部，知兄讀此又添數日歡喜也！」

又與李卓吾書云：「家弟新刻亦復翩翩自喜，前於友人齋頭見之，待渠寄到時當寄覽也。」

公弟小修珂雪齋集南北遊詩序云：「子友陶孝若有過人之骨，有過人之才，尤有一種清勝之趣，以故中郎於諸君子中尤敬而愛之。其詩風味亦近似中郎，蓋染香潤露，有不言而喻者。予嘗比之秦太虛，中郎亦以爲然。」

又蔡不瑕詩序云：「昔吾先兄中郎，其詩得唐人之神，新奇似中唐，溪刻處似晚唐，而盛唐之渾含，自嵩華來始近之，天假之年，蓋侵侵乎未有涯也。今人好中郎之詩者，忘其疵，而疵中郎之詩者，揜其美，皆過矣。不瑕年甚少，已自具詩人丰骨，山中清寂，取漢魏三唐諸詩細心研入，合而離，離而復合，不效七子詩，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詩，而宛然復傳盛唐詩之神，則善矣。」

又石頭上人詩序云：「石頭初作詩，步趨唐律，已晤中郎，始稍變其故習，任其意之所欲言，而不復就兢盡守古法。記二十年前，與中郎同會石頭於維揚，彼此論禪不契，遂大罵而別。今又會於都中，故人零落，伯修中郎皆下世，昔之罵者相視而淚數行下矣！近又讀其四悉堂詩，能采中郎之意而變化之。余且惡自見其詩，則予之日以退，豈獨禪哉！」

又吳表海先生詩序云：「先兄中郎之詩若文，不取程於世匠，而獨抒新意，其實得唐人之神，非另創也。然學之者往往失之。蓋中郎別有靈源，故出之無大無小，皆具冷然之致。近時惟咸安吳表海先生，初學屋下諸公，詩無一語不肖者，久而厭之。偶見中郎詩，嘆曰：此實先獲我心。遂棄去舊習，盡抒其意之所欲言，采中郎之意而變化之。」

又福井先生集序云：「先生之孫世臣，從游中郎先兄之門最久，極得其沾衣露之潤，是不媿先生之箕裘者。手持是集示予，予略敘其梗概歸之。若先生行事之蹟具，中郎邑乘中已有虎頭傳其神矣。茲不復贅云。」

又王天根文序云：「天根與子兄弟最相知愛，而其好先中郎詩文也獨甚。逐字丹鉛，以自賞適。去年試省城，有二三詞客譏詞中郎詩，以爲不肖唐者。天根默不應，乃取中郎詩之最肖唐者，別抄爲一冊，及書之篋間，以示諸詞客。曰：此類何代人詩？諸詞客曰：上者盛唐，次之不失中晚。於是天根大笑曰：此卽袁中郎詩。諸公以爲全不肖唐者也。公等草草一覽，見有一二險易語，遂以爲中郎病，其實中郎詩肖唐人之神骨者最多，遍讀而深入之自見。諸詞客乃始稍稍服。子家居，有傳此事於貧窶谷者，子躍然曰：世固不乏侯芭矣。天根喜讀書，下筆爲詩賦及小言短章，天趣奔奔毫楮，所謂文人之藻，韻士之趣備矣，宜其嗜中郎深也。」

又中郎先生行狀云：「先生之資近狂，故以承當勝石簀之資近狷，故以嚴密勝。兩人遞相取益，而間發爲詩文，俱從靈源中溢出，別開手眼，了不與世匠相似。總之，發源既異，而其別於入者有五。上下千古，不作逐塊觀場之見，脫膚見骨，遺蹟得神，此其識別也。天生妙姿，不鏤而工，不飾而文，如天孫織錦，圍客抽絲，此其才別也。上至經史百家，入眼注心，無不冥會，旁及玉簡金壘，皆採其菁華，任意驅使，此其學別也。隨其意之所欲言，以求自適，而毀譽是非一切不問，怒鬼嗔人，開天闢地，此其膽別也。遠性逸情，別有一種異致，若山光水色，可見而不可卽，此其趣別也。有此五者，然後唾霧皆具三昧，豈與逐逐文字者較工拙哉？」

又云：「所注詩文，始有敝篋集，乃作諸生孝廉及初登等時作也。繼有錦帆集，令吳門作也。繼有解脫集，吳門解官與陶石簀諸公游吳越諸山作也。繼有廣陵集，棄吳令就教，暫攜妻子寓儀真作也。繼有瓶花

齋集，則爲京兆爲太學助教及補儀曹時作也。繼有瀟碧堂集，則六年高臥柳浪湖作也。繼有破硯齋集，則再補儀曹作也。繼有華嵩游草，則官吏部典試秦中往返作也。蓋自秦中歸，爲明年庚戌，而先生逝矣。其存者仍爲二卷，外有批點韓柳歐蘇四大家集，宗鏡攝錄，西方論，檀經刪，皆行於世。

又書雪照存中郎花源詩草冊後云：「此先中郎兄甲辰乙巳年間筆也。甲辰，中郎偕雪照冷雲寒灰諸衲及予，避暑山村凡兩月餘，松林荷池，聚首話言，爲生平第一快事。入秋，中郎偕諸衲走德山桃源，予走黃山，初冬復聚柳浪，發篋見其游程詩記，情冷秀媚之極。不惟讀之有聲，覽之有色，而且嗅之有香，較前諸作更進一格。蓋花源以前詩，間傷俚質，此後神理粉澤合併而出，文詞亦然，今底稿具存，數數改易，非信筆便成者，良工苦心，未易可測。追思當日舊侶，目前惟雪師與予在耳。展玩一過，不覺腸痛。若夫字類松枝，媚氣盡絕，亦甚可喜。寘之金粟社中，永與貝葉共垂不朽，尤此冊之幸也。」

又書方平弟藏慎軒居士卷末云：「戊戌之冬，伯修中郎皆官都門，予亦入太學，慎軒先生從蜀中來邸中，聚首甚密。時中郎作詩，力破時人蹊徑，多破膽險句。伯修詩穩而清，慎軒詩奇而藻，兩人皆爲中郎意見所轉，稍稍失其故步，讀此諸作自見。」

又答袁無涯書云：「閱先兄做篋集中游二聖禪林，檢藏詩中有『稻畦裁就一身輕』語，今改作『稻田裁就』，便不成語矣。稻畦是袈裟，亦名水田衣，想是寫者之誤。兄丈歸，須一改正。先兄諸集止是，後來少許未入梓矣。至於與人札子，草草附去，或不存稿者有之，未可據以爲尙有藏書未出也。近日書坊磨刻

如狂言等，大是惡道，恨未能訂正之。李龍湖書亦被人假託，攙入，可恨可恨。比當至吳中與兄一料理也。」

又答蔡元履書云：「近閱陶周望祭酒集，選者以文家三尺繩之，皆其莊嚴整栗之撰，而盡去其有風韻者，不知率爾無意之作，更是神情所寄。往往可傳者，託不必傳以傳，以不必傳者，易於取姿，炙人口，而快人目，班馬作史，妙得此法。今東坡之可愛者，多其小文小說，其高文大冊，人固不深愛也。使盡去之，而獨存其高文大冊，豈復有坡公哉？大賓水陸之席，有時以爲苦，而偶然酒核，有極成歡者，此之謂也。偶檢平情及中郎諸公小札戲墨，皆極其妙。石貧所作，有遊山記及尺牘，向時相寄者，今都不在集中，甚可惜。此等慧人，從蠶液中流出，片語隻字，皆具三昧，但恨不多，豈可復加淘汰，使之不復存於世哉？」

又答須日華書云：「不肯謬謂本朝修詞，歷下諸公，力掇後來凡近之習，故於詩字字取則盛唐，然愈嚴愈隘，迫脅情境，使不得暢。先兄中郎矯之，多抒其意中之所欲言，而刊去套語，間入俚易。惟自秦中歸，始云，我近來稍悟詩道，今華嵩游草是也。嚴緊深厚，較往作又一格矣。天假以年，進未可量。昔李邕書法，謂學我者拙，似我者死。不肯於中郎之詩亦然。至於未有中郎之才之學之趣，而輕效其壘，似尤不可。何者？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情雖無所不寫，而亦不必寫之情景，雖無所不收，而亦不必收之景色。澤神理，貴乎相宣，三日新婦，與野戰驕兵，等一病也。不知明公以爲何如？」

又寄汪靜峰書云：「某知向學之日久矣！以爲難乎？而當時兄弟三人，說法如雲如雨，何其易也？以爲易乎？而至今見境生情，觸途成滯，無生知見之力，微而又微，何其難也？夫道豈有難易哉？根有利鈍耳。先生

解行相應，真可作人天眼目矣。何以教我？中郎行狀一冊，寄上合覽。追思中郎自秦中歸來，向生極口先生，則如先生者，毋如中郎。今中郎已矣，所以揚圻逝骨，使不泯滅者，非先生而誰？敢乞鼓角餘閒，爲草一詩，有便羽寄之新安。冠之中郎全集之前，庶爲逝者開發最後一段光明，亦大快也！」

雷何思題羅服卿淡碧齋詩云：「雁字詩自中郎兄弟始，後楚人皆有作，然皆不稱。服卿今得二十首，觀其構思，揀事，猶有餘地。子瞻如淵明詩，子由以爲絕似，今元定善釀酒，亦作飲酒詩若干首，爲中郎所歎賞。服卿亦有飲酒詩二十首，其詞傲，殆楚聲也。服卿每飲席中，輒睡，睡輒飽，黑甜，有『我醉欲眠』之意。詩中凡學王無功，果爾，乃知醉鄉蓋華胥國一縣也。中郎逝矣，誰爲定服卿詩者？」

又公安縣志序云：「漢魏以來，輿地圖經，往往不之。厥後袁崧有邑都郡記，盛弘之有荊州記，庾仲雍有江記，宗慤有荊楚歲時記，羅含有湘中記，習鑿齒有襄陽耆舊傳，鄒閱甫有楚國先賢傳，余知古有循宮遺事，范致明有岳陽風土記。諸君子以該博閎廓之學，發沉鬱藻曠之思，履其地，想其人者，未嘗不惆悵終日也。寥寥千古，誰傳盛事？而余友中郎始有公安志，適錢令君屬之，中郎文章言語，俱妙天下，是志也，抉奇搜異，辨物核情，無若博士一酸語。予以爲獨類習襄陽、襄陽首敘人物，中及山川，公安僅江湖數片白、黃山一點青而已。無隆中、峴首、鹿門、楚望、洞壑、林泉之勝，以角其胸中之磊塊，無司馬、諸葛、崔徐、羊杜、皮孟之流，以寫其神韻，表其文采，而垂後世。雖然，陵谷變遷，世界密移，方言市券，皆具妙語，稗官小說，皆成至文。而況以一代才，作一邑志，井廬不改，文獻足徵，何必卑視時賢，仰資異代也。傳聞中郎爲子瞻後身，嗟乎！子瞻不

敢作三國史，而中郎能爲一國志，豈隔世精靈，乃更增益耶？」

湯若士答袁中郎銓部書云：「時憶長安夜雪，玉蟠子聲遂爲故人。思白拓落，久無聞問，時把中郎錦帆案頭，如明月珠子的爍江靡。」

沈景倩野獲編云：「郎中偶與袁中郎談詩，其攻王李頗甚口，而置于鱗尤苦。予偶舉李華山詩，袁曰：『北極風煙還郡國，中原日月自樓臺。』如此胡說，嘗令兵馬司夾臂十下。余曰：『上句『黃河忽墮三峰下』一句自好，但對稍未稱耳。』袁微頷，亦以爲然。偶案上乃其新詩稿，持問予曰：『此僕近作，何語爲佳？』予拈其開蟬二語云：『琴裏高山調，詩中瘦鳥吟。』最工。并其鄰中懷古一聯云：『殘粉迎新帝，妖魂逐小郎。』用事鎔化，前人未有。但結聯『曹家兄弟好，無乃太淫荒。』忽講道理，近於呆腐。袁笑謂予賞音。

譚友夏答公安袁述之書云：「君家先生所處之地，所謂天下莫不與也。弟輩今日所謂孰能與之也？賞謂愛古人者，絕不宜護其短。傳世者之精神，其佳妙原不能定爲何處，在後人各以心目合之而已。若其所不足，人嘗指爲疵類者，夫安知後世之傳不卽在此？又安知古人所以堅取後世名者，不欲留此一段，以發其所議，而因以傳其佳妙耶？無論古人之深遠，與近日君家先生之靈奇，必有出於此者。卽濟南諸公，自有所以開人之議，而留後世之名，夫豈苟也哉？非實致力於文章，能回旋於古今之變者，不足語此。如弟與君家先生，恨未納交，然得吾兄爲知己，則亦有通家之道。所以不掩其疵類，益成其靈奇者，若或交之也？夫推尊人以成己之高，有之矣。詆呵不可朽之前輩，以成一敢說人能說人之聲，雖愚者知其不可。且君家先

生，神靈炯炯，決與弟輩相關，豈肯虛就世上之浮名，而不信弟輩爲真愛者哉？聰明才人，同是天地所私，豈肯復有異同，與造化相反哉？」

王船山夕堂永日緒論云：「七言絕句，初盛唐旣饒有之，稍以鄭重損其風神。至劉夢得而後，宏放出於天然，於以揚挖性情，駁娑景物，無不宛爾成章，誠小詩之聖則矣。此體一以才情爲主，非有紅爐點雪之襟宇，則方欲馳騁，忽爾蹇躓，意在矜莊，祇成疲恭，以此求之，知率筆口占之難，倍於按律合轍也。夢得而後，天分高朗者，能步其芳塵。白樂天、蘇子瞻皆有合作。近則湯養仍、徐文長、袁中郎，往往能居勝地，無不以夢得爲活譜。才與無才，情與無情，唯此體可以驗之。不能作五言古，不足入風雅之室，不能作七言絕句，真是不當作詩。區區近體中，覓好對語，一四六幕客而已。」

陳臥子云：「石公才情，本自流麗。」

明史文苑袁宏道傳云：「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人，與兄宗道、弟中道，並有才名，時稱三袁。宏道年十六，爲諸生，卽結社城南，爲之長。間爲詩歌古文，有聲里中。舉萬曆二十年進士。歸家下帷讀書，詩文主妙悟。先是王李之學盛行，袁氏兄弟獨心非之。宗道在館中，與同館黃輝力排其說，於唐好白樂天，於宋好蘇軾，名其齋曰白蘇。至宏道益矯以清新輕俊，學者多舍王李而從之，目爲公安體。」

國朝四庫全書總目載：「袁中郎集四十卷，云明袁宏道撰。宏道有簞政，已著錄。其詩文，所謂公安派也。蓋明有三楊，創臺閣之體，遞相摹倣，日就庸腐。李夢陽何景明起而變之，李攀龍王世貞繼而和之。前後

七子遂以倣漢摹唐轉移一代之風氣。捨其末流，漸成偽體，塗澤字句，鈞棘篇章，萬喙一音，陳因生厭。於是公安三袁，又乘其弊而排抵之。三袁者，一庶子宗道，一吏部郎中中道，一卽宏道也。其詩文變板重爲輕巧，變粉飾爲本色，致天下耳目於一新，又復靡然從之。觀於是集，亦足見文體遷流之故矣。」

又載觴政一卷云：「明袁宏道撰。宏道字無學，公安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吏部稽勳司郎中，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是書紀觸政凡十則，前有宏道引語，謂採古初之簡正者，附以新條，爲辭鄉甲令。朱國植湧澹小品曰：袁中郎不善飲而好談飲，著有觸政一篇，卽此書也。」

王一寧讀中郎時藝跋云：「骨力蒼勁，言約旨深。中郎先生一字石公，又字六休，登萬曆壬辰進士。乙未授吳令，以豪放去官，縱游西湖天目五泄天台雁宕諸山。暨後庚子，僉禮部主事，請告歸里，隱居柳浪。丁未，奉使回楚。己酉，典試秦中。復縱游匡廬武夷桃源嵩雒蘇門百泉華山五臺諸名勝，所至有詩文記述，摹寫之妙，如嵌空玲瓏，八面俱見。虞德園曰：東坡爲天西奎宿，自天墜地，分身爲四，一爲王元美，身得其斗背，一爲湯若士，身得其燦眉，一爲文長，身得其韻之風流，命之磨蝎，中郎晚降，得其滑稽之口，借光壁府，散緯布室而已，識者以爲知言。傳有蕭碧堂全集及廣莊瓶史觴政畧譚十餘集行世。」

錢受之云：「萬曆中王李之學盛行，黃茅白葦，彌望皆是。中郎昌言排擊，大放厥辭，論出而雲霧一掃，其功偉矣。持機鋒側出，矯枉過正，於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竟陵代起，以澆清幽獨矯之，海內風氣復大變。」

沈山子云：「牧齋尙書論詩派之壞，動以何李並舉。以愚觀之，王李可非，何李似難輕議。袁中郎詩，草味推何李，爾雅良足師。則中郎亦不專非何李矣。」

朱竹垞詩話云：「嘉靖七子之派，徐文長欲以李長吉體變之，不能也。湯養仍欲以尤蕭范陸體變之，亦不能也。王百穀王承父屠長卿，雖迭有遠言，然寡不敵衆。自袁伯修出，服習香山眉山之結撰，首以白蘇名齋，既尊其源，中郎小修繼之，益揚其波，由是公安流派盛行。」

又明詩綜云：「中郎弟小修云：錦帆解脫，意在破人執縛，間有率意游戲之語，或爽快之極，得而不沉，情景太真，近而不遠，出自性靈，足以蕩滌塵空。學者不察，效颦學語，其究爲俚俗，爲纖巧，爲莽蕩，爲焉三寫，弊有必至，非中郎之本旨也。」

又詩話云：傳有言琴瑟既敝，必取而更張之，詩文亦然，不容不變也。隆萬間，王李之遺派充塞，公安昆弟起而非之，以爲唐自有古詩，不必漢魏，中晚皆有詩，不必初盛，歐蘇陳黃各有詩，不必唐人，唐詩色澤鮮妍，如且晚脫筆硯者，今詩纔脫筆硯，已是陳言，豈非出自性靈，與出自剽擬所從來異乎？一時聞者，渙然神悟，如良藥之解散，而沉疴之去體也。乃不善學者，取其集中一二俳諧調笑之語，如西湖云：「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臥。」嚴陵釣臺云：「人言漢梅福，君之妻父也。」此本滑稽之談，類入於狂言，不自以爲詩者，乃錫山華聞修選明詩，從而擊賞歎絕，是何取耶？予於中郎，盡伏其鄙俚之作，存其稍用意者，對之可以刮目矣。」

按狂言三卷，係當時偽作。公弟小修寄袁無涯書中，曾深斥此書爲惡道。何焯然序中，耶全集，亦極言此書爲贗作。朱氏猶指爲公書，想由選詩時未見公全集，故云。

又云：「宋之南渡，將帥有人，可以戰，可以守，自寄閭外之權於俊，喪師動數十萬，元氣重傷，譽諸孱弱，不能起矣。俊於李綱趙鼎輩則勅之，於汪彥伯秦檜則薦之，尙得云好惡之公乎？至曲端之誅，與檜之殺，岳飛何以異而讀史者，務曲筆，以文致端，有可死之罪，不過因俊有子諱學，俊死徽國公爲之作狀，天下後世遂信而不疑爾。中耶朱仙鎮詩云：『祠前簫鼓賽如雲，茹泣爭剗弔古文。一等英雄含恨死，幾時論定曲將軍？』已極悲婉，不若進之讀張魏公傳有感曲壯愍事一詩云：『子聖焉能蓋父凶，曲端冤與岳飛同。何人爲立將軍廟，也把烏金鑄魏公。』露膽張目洵詩家之南董也。」

澧州志辨譌云：「謝公昨夜拜梁王，袁中耶阻風安鄉之黃山句也。謝公謂黃山神，梁王謂梁山神。考梁山志略，唐時武陵阜，禱於梁山，其神梁王，請於上帝，乃雨。欲作表謝帝，而無其人，時有洛陽書生史松寓常城，乃夜攝其魂，令作表稿，成須善書者，有僧亦居城內，善楷書，并攝其魂書之。王申表畢，遂開燕，大陳歌舞。王謂史生曰：汝名犯子諱，可改履，方知王乃梁松也。生覺口中尙帶酪香，天明急謁僧，僧亦宿醒未解，與生夢無異。中耶之詩蓋指此，以梁山與黃山正相望，故及之曰：『武陵慈翠獨稱梁，』非謂山在安鄉也。」

毛壽登公安縣志序云：「中耶舊志，海內稱爲絕奇。」

孫錫蕃公安縣志序云：「公安邑乘，自明萬曆甲辰重修於袁中耶先生，聞其編年紀事，一做太史公。」

袁中郎遺事一

體式。迺才如中郎，韓舊志而釐新之，尙自甲徂丙，三易寒暑而告竣，可知其周詳，而克單行於世矣。

袁中郎遺事二

學術

公弟小修石浦先生傳云：「是年先生以册封歸里，仲兄與子皆知向學，先生語以心性之說，亦各有省，互相商證。先生精勤之甚，或終夕不寐。逾年，偶於張子韶與大慧論格物處有所入，急呼仲兄與語。甫擬開口，仲兄卽躍然曰：『不必言，相與大笑而罷。』戊戌，再入燕，先生官京師，仲兄亦改官至。予入太學，乃於城西崇國寺蒲桃林結社論學，往來者爲潘尙寶士藻，劉尙寶日升，黃太史輝，陶太史望齡，顧太史天峻，李太史騰芳，吳儀部用先，蘇中舍惟霖諸公。」

又祭潘尙寶雪松文云：「予兄弟少公二十餘歲，公一見以道相信，遂訂忘年之交。長安崇國寺葡萄社中，與家伯修黃慎軒諸公相聚論學，凡有癡滯而不徹者，予兄弟以數語發揮之，公則躍然而喜，以爲益我。而予兄弟數年前貢高我慢之氣，皆日銷化於公春風之中，而不自覺。」

又中郎先生行狀云：「先生旣見龍湖，始知一向掇拾陳言，株守俗見，死於古人語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鴻毛之遇順風，巨魚之縱大壑，能爲心師，不師於心，能轉古人，不爲古轉。發爲語言，一從胸襟流出，蓋天蓋地，如象截急流，雷開塾戶，浸浸乎其未有涯也。」

又與黃慎軒書云：「前吳僧來，得尊札，並佳墨數紙，貧兒暴富矣！山中起居安否？世間得失，總屬幻泡，卽法門行蹤，亦成鳥跡。入微一路，已究竟否？柳浪湖上，聞與中郎提唱，此外絕無可言。」

又寄陶石簣書云：「手札至，方與中郎散髮湖上，展讀數過，爲之惕然！居士寔身在潔淨處，行履絲密如此，而猶常懷恐怖，吾輩當於何處生活？」

又答左心源書云：「明公實悟實修，此等境界，久已勘破，蓋學問之所苦者，疑情未盡耳。疑情既破，自解作活，可動可靜，可喧可闌，可仕可隱，安往而不平？常明公所見，與家兄中郎所見，近日大較同矣。良朋聚首，恹恹中一服清涼散也。」

又寄中郎書云：「日在齋中，糊獅子奔騰之甚，一日忽然斬斷，快不可言。偶閱陽明龍溪二溪諸說，話一一如從自己肺腑流出，方知一向見不親切，所以時起時倒，頓悟本體，一切情念，自然如蓮花不着水，馳求不歇而自歇，真慶幸不可言也。近來也不思前，也不想後，便有使得十二時之意。不用纖毫氣力，自然如此，自喜已結聖胎，兄想久到此田地，如何止隔得一絲毫，便弄人十年二十年也。」

又報二兄書云：「弟近來偶拈筆，作得心律一篇。緣吾輩資質軟弱，悟力輕微，欲借少戒力薰之。如吾兄本質帶得乾淨，悟處又無朕迹，入佛入魔，無所不可，真得大自在，然不可以概吾輩也。思向來貪淫嗔怒，與凡俗之人無異，因草此以自監。張居士偶來討付之，然亦不知能有恆否？尙不能不以羽翼護持之力望之兄也。何也？以吾輩信兄甚，於自信也。」

又報二兄書云：「昔王龍谿於天泉橋上已發明向上之旨，而陽明猶諄諄戒之曰：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後來展轉失旨，纔得聖解，便將生滅妄想習氣撥向一邊，以爲不必理會之物，而聽其日滋月長，以至於死。自淮南一派，兒孫少有不坐此病者，不知兄以爲何如？」

又荅雲浦書云：「兩淮游集，高朗雄卓，仁兄見諱，乃至此耶？但謂中朗便過陽明近溪，此却不必，人不可以無年，仲尼四十不惑，豈即從心不踰之境界耶？陽明近溪諸老，悟處如百鍊精金，未易窺測。」

又寄吳觀我書云：「近讀諸刻，知先生乘理洞徹，直接龍溪近溪之脈，不勝忻慰。先伯修中郎具正知見，而汰鍊之功未到，無生之力尙柔，天假之壽，方屢屢其未有涯。人不可以無年，信哉！」

袁中郎遺事二

二六

袁中郎遺事三

高行

公弟小修聽雨堂記云：「乙未中郎令吳念兄弟三人或仕或隱，散於四方，乃取子瞻懷子由之意，扁其退居之堂曰聽雨。十月，予往吳省之，見而嘆曰：吾觀子瞻居宦途四十餘年，卽顛沛流離之際，室家妻子澹然不在念，而獨不能一刻忘情於子由，夜床風雨之感，無日無之，乃竟不得與子由相聚也。今吾兄弟三人相愛，不啻子瞻之於子由，子瞻無兄，子由無弟，其樂尙減於吾輩。然吾命薄，或可以免於功名，獨吾觀兩兄道根深，世緣淺，終亦非功名之品。而中郎內寬而外激，心和而跡孤，尤與山林相宜。今來令吳中，令政簡清，了不見其繁，而其中常若有不自得之意，豈有鑒於子瞻之覆轍，彼所欲老而學之者，中郎欲少而學之乎？如是則聽雨之樂，不待老而可遂也，請歸以俟。」

又答寶慶李二府書云：「家仲會號六休，因初入仕時，無意遊宦，乃取司空圖休亭記，中有六宜休語，故用六休爲號，志無忘山中冷雲耳，非楞嚴六用不行旨也。一休之旨，則謂得其一萬事畢而已矣。」

又宗鏡攝錄序云：「中郎先生以儻曹請告歸邑，斗湖上有水百畝，碧柳數千株，環之，名爲柳浪。畚土爲臺，築室其上，凡三楹，中奉大士，兄與弟各占左右一室，讀誦。癸卯，予北上，中郎塊處，乃來課宗鏡數卷，晤

即策蹇至二聖寺寶所禪室晏坐，率以爲常。偶有名僧館於柳浪，見中郎酣臥至辰，常高歌一詩而醒，因竊嘆曰：閻浮提覓此胸中無事人，定不可得也。既讀宗鏡久，逐句丹鉛，稍汰其煩複，攝其精髓，命侍史抄出，因名爲宗鏡攝錄。會寒灰寄公自吳中來，因住柳浪，取讀之，見其詞約義該，遂自抄一過攜去。中郎沒後，寫本貯於家，亟思流通，而寄公忽以刊本至，詢其由，則寄公手授李公夢白，李公酷愛之，付沈君豫昌捐資鏤行者也。」

又云：「追思中郎謝去塵囂，高臥柳浪，於貝葉內研究至理，是真善用其利刀者耳。今讀此錄，見其心機沉細，想像當日居柳浪閒靜光景，不覺有餘慕焉。」

又柳浪湖記云：「郭外西南柳湖與斗湖，一湖也。長堤間之爲大道，其內爲柳浪，柳浪實湖也。獨其中稍阜者幾四十畝可田，絡以堤，堤內外皆種柳及楓，帶以渠，渠樹之內始爲田。田之內，地較阜，復爲堤，周之堤上復種柳。堤之內，前爲放生池，種白蓮，亭臨之。後漸阜，爲臺，臺之上，則柳浪館在焉。爲室三楹，環以梁臺，上及渠，內外皆種柳。凡堤之襲者三，渠之襲者二，樹之襲者六，若筍蕉，若陣，若城，翠碧醞釀，不知紀極。暑中，中郎與予坐臥其中，辰起，偕諸僧塵譚，倦則泛舟，月夜尤佳。常有一客，坐苦熱，來避暑，忘攜襪，夜半凍欲絕，樹凡萬株，種楓柳者，宜水也。土人云，後有箕筥，前有柳浪，箕筥爲子居，柳浪爲中郎別業也。」

又中峰菴云：「菴據最高處，望原隰如在几前。自門至堂，皆以精石砌之，淨不容唾。前有樓，可以御風，左有亭，可以遲月，松花秀美，坐其下音韻愴然。記庚子夏，中郎與予同居此處，是時飯伊蒲而持木叉，自以

爲得休心忘緣之樂矣，久之而復擾世累。今日對此山靈，實有媿焉。」

又潘去華尚寶傳云：「公愷悌樂易，尤愛友朋，所交皆一時名士。若焦弱侯、李龍湖諸公，皆爲世外之梁。晚交伯修、中郎及子。有人問中郎於公者，公曰：「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聞中郎著書，公曰：「有所見，不必拈弄筆硯，且自蘊而藏之，見定身閒，不得已而言焉可也。」公卒之次年，中郎與子祠、伯修與公於柳浪，又數年，予略爲之傳云。」

又祭潘尚寶雪松文云：「公近年惟究心易，傳予兄弟數數以禪理誘之，嘗相約曰：「君當至桃源，我爲君講易，君爲我說禪也。」自後公以使事歸，不數月而公去，聞公訃之後，閱月，夢公寄書來，其中有云：「吾生平獲朋友四人之力，其二入爲君家兄弟，以此功德，今生善處矣。公之精靈，死而不忘友朋如此。今予兄弟已絕世念，隱居斗湖，其中有亭祠、伯修及公於中，公可頻相過，無他供養，惟有青山綠水、楊柳芙蓉耳。」

又中郎先生行狀云：「時陶石簣有書來云：「聞足下田居甚樂，有大心腸，以玩世，有硬心腸，以應世，有窮心腸，以忍饑，真非吾中郎不辦！此昭素有寬腸，弟有窮腸，總輸兄一硬字耳，蓋實錄也。先生居山六年，自覺入真入俗，綽有餘力，而大人亦冀其一出，以結世局。丙午，乃偕中道入都。」

又答陳志寰書云：「家兄襄事久畢，老父如常，家兄居家瀟灑快活，與戴衲子激揚宗乘，亦不專修淨業也。」

又荷葉山房銷夏記云：「予久不上丘墓，甲辰五月，從三穴挂帆抵柞林，息於杜園竹中。明日，過荷葉。」

山房，少時兄弟聽雨處也。諸叔皆來聚飲，醉則步稻畦間，聽流泉涓涓甚樂。未幾，中郎攜衲子寒灰雪，照冷雲至，皆東南名僧，偶集於香光社者。中郎同諸衲聚於荷葉山房，予宿於喬木堂。早起，共聚山房前大槐樹下，飯後過梅花臭，度騎羊坡，入萬松林，登臺望湖水晶晶，樹影甚濃，風蕭蕭至。諸叔攜茶來，共讌笑，即於松陰下午餐。飽後，穿萬松中，至珊瑚林僧房煮新茶，以待日光西，各歸浴。晡時，坐莊前稻場上，可五畝，農人淨治如虎丘千人石，而瑩潔過之，共對薰風坐。諸衲頗有問難，中郎大爲激揚。至夜分，薄有寒意，始入。三月內，率以爲常。」

又云：「至若孟溪車臺杜園冢子山，皆與諸酒人出沒之處。詩則間作多次，中郎韻閒，則諸衲伸紙，子縱筆大字，此外非遊則嗒坐，更未嘗面一俗客作應酬事也。八月，中郎偕諸衲走德山，而子攜一酒人走黃山，始別去，然此會實生平銷夏第一樂也。」

又云：「予兄真今之子瞻，予媿子由，然其不欲相捨同也。當子瞻一入仕途，追思鄉土，念在瑞草橋邊喫瓜子爆豆，何可得也？今中郎迫於嚴命，且有四方之志，而予明年亦上公車，世途羈人如此，銷夏之樂，不知更可得否？中郎曰：有田不歸如江水，彼政坐無田耳。吾輩有此數畝，歸計亦易，他年不可作兩處，如蘇家兄弟許下陽羨事也。」

又遊荷葉山居記云：「後堂板扉上，又有字數行云，漢高云，吾萬歲後，魂魄猶思沛中也。余自戊子冬離此，旅泊十五年，夢中每在此地。癸卯冬，與散木買舟，將入德山，偶經過小憩，輒爾流連，遂命諸僮剪松誅

並構小室松風澗之後，闢地拓圃，明年移家居之，將遂老焉。與諸叔痛飲荷葉山下，漉醉三萬六千回，吾願畢矣，不復知人間有三公也。後又書云：構小室之日，王路菴僧來辭，將歸吳，附一紙，乞王百谷書額門，榜荷葉山房，次松風澗堂，榜淨綠堂，斜月廊，在室之後，梅花之右，取李羣玉詩也。花之西，葺小室，曰梅花奧。百谷老矣，未知健飯否？諸額未知何時見還，且未知此字到時，余室皆落成否？書此以俟。」

復有書云：「丁未入村中，諸扁久至，而予室未成，且不知何日果此願也。此皆中郎筆也。中郎頗有山居之志，入都聊復了宦債耳，而銓曹命下山居之志未易輒遂也。」

又云：「已步至中郎荷葉山房中，前有水一曲，清泓可愛，松樸俱茂盛，古槐參天，梅花初吐萼，此地乃伯修少時修業處。二十舉於鄉，抱病復養疴於此，栽花種竹，習養生家言，甚覺閒靜。後來仕宦，皆外號為得意，而奔忙慳惚，求山居之適不可得矣。嗟乎！予本農家，祖父皆世享田間之樂。後來相繼出山，伯修為從官，遂不復再見此地，今已久去世，中郎與子，方逐逐世路，未知稅駕不知將來得秉耜山間，了夢中一段公案否也？」

又寄沈何山書云：「久不晤教，言想穆如，清風猶習習兩腋間也。家中郎向頗堅山居之志，得手教，遂有來意。弟謂思光辭丞，後欲得丞，慈明辭院，後偶欲院，行藏鳥跡耳，何用刻畫哉？」

又報二兄書云：「日來熱甚，斗室中得無苦耶？宜其動歸念也。彼此各老大矣，日斜歲暮，正是此時，奔波何所求？將來泉石相對，討些清淨無為之樂，不亦快耶？」

又石首城內園記云：「繡林之麓枕江，其址坦迤，半在城。故背城而居者，其後皆有山，可眺望。予家公安，爲水所囿，不適有居。中郎方卜居沙市，予謂不若此地之富燠雲也，入都當細商之。」

又南歸日記云：「止涿州，得賢書報，被落，初頗不快，久之稍定。予謂中郎曰：昔陶弘景四十內期作尚書郎，蹉跎不得，遂隱居茅山。今弟年亦四十餘，升沉之事，已大可見，將從此隱矣。中郎曰：自汝兄承乏此官，人見其熱，予但見其苦，方知稽康王微甚近人情。大人在堂，勢難遠遜，故園青溪紫蓋之間，當與汝誅莠而老焉。」

又硯北樓記云：「萬歷庚戌夏，中郎請告歸楚，卜居沙頭，得敝樓葺之，名之曰硯北。予問其故。中郎曰：普通人段成式云：杯宴之餘，常居硯北。夫人生閒適之趣，未有過於身在硯北，時親韋編者也。我昔居柳浪六年，日擁百城，卽夜分，猶手一編，神甚適，貌日腴。及入宦途，簿書執掌，應酬柴棘，南北間關，形瘁心勞，幾不能有此硯北之身。今幸而歸矣，中年以後，血氣漸衰，宜動少靜，多以自節齋。山水雖適，跋涉亦苦，此亦宗少文築室江陵，息影臥游時也。然而寂處一室，又未能卽效寒灰古木之事，勢不能無所寄以悅此生。柳下之銀，叔夜所以寄也，吾不堪勞；麴蘖之逃，元亮所以寄也，吾無其量；白鶴何嘗之調，戴仲若所以寄也，吾不解操。若夫貯粉黛，教歌舞，以耗壯心，而遣餘年，往時猶有此習，今殊厭之。昔裴公美一生醉心祖道，而晚年托鉢歌妓之院，白樂天亦解乘理，至頭白齒豁時，攜羣粉狐，往牛奇章宅中鬪歌，以此爲寄，吾必不爲然。則吾之所寄體，惟此數千卷書耳。陶弘景謂人生解識，不能周於天壤，區區惟恣五欲，實可愧取，挂冠神武，遂居

積金澗之松風閣，孜孜披閱。此吾師也。往周旋龍湖老子，見其老不廢書，人或規之，老子曰：他日青蓮池上，諸大士媿媿豎義，我以固陋，張口雲霧，此幾許苦痛事，人以為謔，吾實心佩其言。今而後將聚萬卷於此樓，作者蠹魚，遊戲題躩，與之所到，時復揮灑數語，以疏滄性靈，而悅此硯北之身。吾志畢矣，吾計定矣，此子命名意也，弟其爲我記之。予曰諾，遂退而次其語爲記。」

又捲雪樓記云：「中郎卜居沙市，旣治一樓曰硯北，以瞰江，其前尙有隙地。一日，梯而自登其脊，以望大笑曰：吾事濟矣！遂於樓之前復植兩楹，承雷而出之，如頭上髻，始盡得江勢。舉江自蜀趨吳，奔騰頽壘，澄鮮朗耀，震盪天地，淹潤河山者，悉歸几席之下。凡巴蜀之遠峰，夢南之芳草，九十九洲，乍隱乍現，千帆競舉，鷺沙坐飛，棹歌魚唱，接響互答，霖雨旦暮，煙景萬狀。於是中郎登而樂之，而謂予曰：宗少文棄衡山而之江陵也，有以也哉！時暑路方升，九市如炙，而登此樓，則大江如積雪，晃耀冷人心脾，故不待其成，日夕游焉，而字之曰「捲雪」。」

又金粟園記云：「中郎旣定居沙頭，約予卜築共住。予曰：弟意在山中。中郎曰：吾爲汝籌之熟矣。昔戴仲若初居桐廬，晚住丹徒，宗少文初居衡山，晚住江陵，二子豈舍寂入喧，頻改隱操哉？人各有所宜也。且吾與汝亦漸老矣，自伯修卽世，我兩人已不勝斷腸之悲，今豈可又作兩處。蘇家陽羨許下事，可鑒也。子心善其言。會大士塔下有以一圍鬻者，其地稍僻，而其直甚省，且有花木園亭之娛，遂欣然成之。旣成，中郎過而呼余曰：倩波綠樹，何減深山，是亦不可以隱乎？其中樹以木樨爲甲，故名之曰金粟園云。」

又中郎先生行狀云：「途次借中道游百泉，及過覽襄中之勝。時公安已爲水噴，不適有居，先生乃定居江陵沙市，傾囊及市去公安宅，易得一居，欲修葺之，迎養封公。其中治一樓，名曰硯北，取段成式『杯瀝之餘，常居硯北』意也。先生官况漸冷，有意棲遲，遂定臥游之計，其學亦日趨平淡。樓成，每日坐三炷香，收息靜坐，常語中道曰：『吾覺向來精神，未免撥散，近日乃一意收斂。』又曰：『四十以後，算粉黛縱情慾，便非好消息也。』語多如此，不悉記，然大約悟達，以後不欲廢息業，養神事。」

又寄蘇雲浦書云：「弟與中郎年相若，少即同學，長雖宦遊，南北相依，曾無經年之別。一日不相見，則彼此懷想，神色黯黯，至於今年尤甚，形影不離，暫別去即令人呼喚，不到不休。弟所以處困窮而不戚戚者，止以知己之兄在耳！今復化去，弟有何心在世？中腸誰與吐，疑義誰與析，風月誰與共歡，山川誰與共賞？錦繡乾坤，化爲淒涼世界，恐弟亦不久於世矣！」

又云：「中郎囊中僅檢得三十金，其清如此，即弟亦不知其清至此也。」
雷何思公安縣志序云：「予一至公安，坐中郎及其弟小修柳浪瀟瀟碧館中，玉篠絲楊，長塘曲巷，晨鳧夕鷺，曝甲騰鱗，觴詠晤言，頗有習池氣味，而四海彌天，風期俊邁，政足相當。」

蔡九霞廣輿記荊州府人物云：「袁宏道，字中郎，初令吳，以廉靜致理，尋稱病投劾去，遍遊吳越山水，仕至吏部郎，好爲詩，以申寫性靈爲主，世謂之公安派。兄宗道，字伯修，官春坊，弟中道，字小修，官儀部，皆通懷樂善，所謂公安三袁者也。」

何振卿名山勝概記凡例云：「集以記名，如蘭亭之序，赤壁之賦，自是記述，寧以體遠若銘跋，若書牘；凡屬品題山水，點綴林泉者，何集亦多旁採。如蘇子瞻送入浙，游則囑訪名僧，袁石公寄札杭守，則勉葺勝蹟，高韻雅懷，尤宜亟錄。」

袁中郎遺事三

二六

袁中郎遺事四

宦續

公兄伯修寄三弟書云：「中郎有書來，云已解官，初謂其不耐苦，不知其一病六月，幾不起也。前訊之，吳中人云：此令近來未有，惟飲吳中一口水耳。又聞其發請如神，衙門宿蠹，爲之一清，誓非習爲諛者，且衆口一詞，方爲之喜，而乃病耶？豈劇縣多事，爲民勞心，至於病耶？亦其心和骨傲，不堪拚腰之苦，遂發病耶？既病矣，自宜解官，豈容以七尺殉一官哉？其去，以養詹姑爲辭，聞吳民千百人，皆聚神廟中，各捐十年之壽，請延詹姑一日，以留仁父母，醮事懺儀，所在佛宮道院無不然者，吾聞之又爲之喜。功名升沉何足論，若真能有益於百姓，卽是大功德大行願也。然中郎年少，豈容歸隱，將來到京補一廣文，積三四年，可至部屬，其情望甚重，與他量移者異，弟可將此意達之大人，莫令其憂也。」

公弟小修江進之傳云：「是時予仲兄中郎爲吳縣令，中郎治吳嚴明，令行禁止，摘發如神，訟獄到手卽判，吳中呼爲升米公事。縣前酒家皆他徙，徵租不督而至，亦不自發封，私牘沒塵土中，數寸不啓，無事閉門讀書，往往無翕翕熱。公直以純真爲治，積蠹亦不盡除，租訟或少霽，黎明而起，以火從事，然兩縣皆大治。公與中郎遊，若兄弟，行則並與，食則比豆，迎謁行役，以清言消之，都忘其德，若江文通袁淑明云：上官至，有

小酬應，不必中郎知，公皆代爲之。卽具獄當事者，當事者付吳令平反，公不爲嫌，曰：吾向者訊果誤。或當事者向公才吳令，公聞之，若甘露灑而清風拂也。公好爲詩，政事之暇，與中郎大有唱和。中郎所作錦帆解脫諸集，皆公爲敘，文如披錦，爲一時名人所賞。中郎以病去吳，公如失左右手。」

又中郎先生行狀云：「先生令吳，期年政成，日中蕭然無事，與客酒弈爲歡。曾以勸災出，徧游兩洞庭山、虎丘上方，率十餘日一過。」

又云：「值先生偶病瘧，又家中有書來，云詹姑病危，先生幼失母育，於庶祖母詹姑戀慕甚，聞此去志愈決，凡七上牘，求解官，而當事者才之不聽。吳民聞其去，駭叫狂走，凡有神佛處，皆懸幡點燈，建醮乞減吳民百萬之算，爲詹姑延十年壽，以留仁明父母，其得人心如此。先生終不肯留，乃置擊於錫山以待命。」

又報伯修兄書云：「中郎官聲甚美，吳中皆云數百年無此令，而以病虛未出者屢月。弟嘗謂中郎明膽具足，實有用世之具，而天性慵嬾，置之山水間則快，寘之朝市中則神情愀然不樂。邇來之病，弟前在吳時已略知之，不待今日也。韓昌黎有言，逆而行之，必發顛狂，不若棄去，解一閒散爲妙。身與官孰親？已與大人商之，大人亦以爲然。」

又中郎先生行狀云：「蓋吏部事權，久已旁落吏胥，此輩率長子孫其中，引繩披根，憑藉狐鼠，傳舍堂屬，陰爲把持，稍不可，則輿謠造謗，磨之出，如振槁，率卑下之，以爲常。其主案老吏司屬，少有以疾言厲色加者，至是稍惴惴云。先生始立年終考察書吏之法，疏云：外官三歲一察，京官六歲一察，又有不時之糾，此輩

獨否，則尊崇在京秩上矣。彼何所畏而不爲惡？請立歲終考察之法，可者留之，不可者去之。疏上報可，更立刑具，同於諸曹，不法者不時扑責。楊公居床第，聞先生處猾吏事，蹶然而起曰：「此吾所切齒腐心者也，今能如此，吾死瞑目矣。」公病亟，招先生謂之曰：「此中陰氣逼人，借公陽明，來此少壓邪氣耳。」又曰：「吾佐銓四年，未見一實心任事君子，每竊嘆曰：朝廷之上，如斯而已乎？今得公矣，國家之福也，惟自愛。」遂逝。

又云：「其後太宰孫公丕揚，繼主銓政，未熟近日銓規，偶推升教職，有南北中三籤，以便選人。太宰見之，謂耶中薛公曰：銓法惟公安得分別遠近，今後不必揀地方，但掣出卽是。薛耶中曰：此法已上疏，允行多年，實爲穩便。孫公老耳微重聽，依稀聞上疏字，曰：汝與我抗疏爭論乎？屬官曲意徇情，反使堂上官一搖手不得，何其橫也？推案而起，司官皆錯愕，不知置對。先生從旁高聲曰：耶中謂明公大臣，不當親細事，若爲明公代勞，非有他意也。孫公色微霽，口誦「不親細事」四字，怒遂解。已謂蕭少宰雲峰曰：適言不親細事者何人，何沉雅也？蕭公曰：此公安袁宏道名士也。蓋此後孫公知先生爲大用器，甚重之，部中一切事，稍稍可密用轉移之法矣。」

又云：「先生攝考功事，一時清流，多見拔擢。居吏曹凡二年，偶曹務稍暇，攜二三賓客出遊城西，以水聲林影相娛。少宰蕭公聞而嘆曰：他人作吏部，閉戶惟恐見客，袁吏部不拒客，客亦不能爲累。此等風流韻致，真當於古人求之耳。會考功事竣，遂給假南歸。孫公別時，咨嘆幾欲泣下。念年已老，後不及與共事也。」

湯若士答袁中郎銓部書云：「巨源濬冲，並是竹林中人，山公一嬰世業，甄敘才品，故多啓事，王公門

調，戶選而已。總之，因循時變，成其局段，中郎今日固可兼致，况乘通運，必無滯材？弟於吏部交遊，前後得二趙君，然夢白不能出弟於久在冒平之時，仲一不能白弟於未復昌平之後。世間惟意氣之交，多成虛幻，弟乃得蕭然山中十餘年。」

明史文苑袁宏道傳云：「宏道舉萬曆二十年進士，選吳縣，聽斷敏決，公庭鮮事，與士大夫談說詩文，以風雅自命。已而解官去，起授順天教授，歷國子助教，禮部主事，謝病歸。復起故官，尋以清望，擢吏部驗封主事，改文選，尋移考功郎。立歲終考察羣吏法，言外官三歲一察，京官六歲，武官五歲，此曹安得獨免。疏上報可，遂爲定制。遷稽勳郎中，後謝病歸，數月卒。」

蔡九霞廣輿記蘇州府名宦云：「江盈科，字進之，桃源人，爲長洲令，與吳令袁宏道同時，並以文采風流，洗盡俗吏面目。袁以不耐繁劇去，盈科則勤於幹辦，事亦隨理，民甚安之。」

江南通志吳縣名宦云：「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人，萬曆二十三年知吳縣，輕刑省訟，然一干法，立懲艾不少貸。嘗自閉門，六曹吏任其別營生業，有所命則呼之。定懲賦法，命里長分償五甲，以恤經催之勞，民便之，永遵爲制。」

袁中郎遺事五

游蹤

公弟小修東遊記二云：「彩石洲去公安十里，洲上石出異彩，往往隱現不常，近日始蘇巨里許，燦爛水涯。往與伯修中郎遊洲上，伯修拾得數枚，初甚寶惜。」

又東遊記四云：「墨山其色如墨，又如一靈璧石，橫峙江上，可數百里，蒼壁中時有雲母日射之，煜煜鏗人目睛。追憶萬曆癸巳，伯修中郎與予同至西陵訪友，過此已隔十七年矣。光陰如駛，追思聚首之樂，何可得也？」

又東遊記六云：「至嘉魚，望城上有山，山上喬松十餘株，亭亭如偃蓋。癸巳夏，伯修中郎與予同過此，便訪李給諫太清，相與同登此山，飲於大松下，屈指十三年，而伯修與太清俱逝矣，人命脆薄如此，可歎！」

又中郎先生行狀云：「先生既得請，聞詹姑病已愈，囑之毋歸，而大人亦云：世豈有二十八而懸車者，先生不敢返楚，乃走吳越，訪故人陶周望諸公。」

又書澄公修天王寺册云：「昔予兄中郎，令吳時，以勸災故，得遍遊洞庭兩山，向予極言循夏之勝，

予夢想之久矣。兩度至吳，屢欲遊而不果。今澄公所欲修之天王寺，正去消夏灣不遠。想青豆赤華之舍，時於蒼壁澄波中者，其秀媚當何如也？

又遊桃源記云：「曉登武山下，至山脚石根上少息。石色如赭霞，右一石如人吐舌，左一石如郎當舞袖，兩石中間有泉淙淙下注，如舌者旁爲千萬年水所嚙，橫豁而成洞，可蛇行入，其下多餘竅，如袖者緣袖而下，石多爲水所穿，水痕中可坐拗江流，大魚時擲。中郎記此處，但云霞石映綠潭甚麗，是時水漲，不見石根故也。然此石佳處，正在根，非水落石出不見。」

又云：「往中郎與予言花源道上之勝，戲謂得住魚網溪上，每日掉小舟繞巖十匝，吾願足矣！誠哉是言也。魚網溪穿山中，如九曲珠，較之清湘溪更僻，真可居也。」

又東遊記十二云：「過龍江，望見廬山，半入雲裏，頗有往遊之興。因取中郎記讀之，不覺神飛。至江干，急覓筍輿往遊，而遊侶皆云：山行暑甚，不若急走吳越，覓一淨藍消夏。此地往來必經，無難再至，予善其言，遂暫住江上。遠餐其色，綠擁藍堆，馬逝風張，亦有快人！」

又南遊日記云：「庚寅迂道往輝縣，遊百泉，還飯於書院。中郎曰：此共城稻也。取水試茶，在中冷惠泉間。日已暮，宿霧盡收，始了了見太行，若雕刻人馬、虎豹、花鳥、蟲魚之屬，甚可愛玩。中郎吟曰：『黃花白鹿知名寺，荆浩關仝得意山。』皆太行山中勝處。」

又云：「壬寅遊九山，山去邑十里，亦多斧劈石。登絕頂望太行山，形藻甚。中郎見之云：近此有三湖寺，

侯趙川盤谷皆奪繪事。予曰：卽往一遊。中郎曰：吾眷屬多，不能久客此，爲州縣掇。候他日野服藤杖，攜子共來未晚。」

又遊太和記云：「予舊聞之中郎云，太和瓊臺一道臺，雪轟雷，遊人乃云：此山融水，殊可笑。予拉游侶，請先觀水，爲山靈解嘲。乃行澗中，兩山夾立，雨點披麻，斧劈諸皴，無不具備。灑墨錯繡，花草爛斑，怪石萬種，林立水上，與水相遭，呈奇獻巧，不勝爛然，凡二十餘里。」

蔡九賢廣輿記蘇州府山川云：「石公山，洞庭西山支麓也。山根有石，如老翁立水中，涸不露，潦不沒，故名。明袁宏道遊此，稱海內第一。」

劉同人帝京景物略記極樂寺云：「寺天啓初年，猶未燬也。門外古柳，殿前古松，寺左圖花堂，牡丹，西山入座，澗水入廚。神廟四十年間，士大夫多暇，數遊寺，輪蹄無虛日，堂軒無虛處。袁中郎云：小似錢塘，西湖，良然。」

又記盤山云：「兩山仄立相蕭，光澗相及者，天門開也。門開得逕，門容臂，逕容掌，巖肘其右，壑虛其左，大石阻絕，屢縫而登。僧所謂傳者，戚將軍繼光，袁吏部宏道登焉。」

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落石臺在休甯縣西南二里，舊名斷石山。宋邑令呂大防，明張令汝懋題曰：海陽多佳山水，如落石臺更爲奇勝。當溪流環繞間，嵌寄巨石，若從天墜，落石之名，意有自乎。袁中郎所云：「雙溪分燕尾，卽此處也。」

文翔鳳嵩高遊記云：「嵩陽宮有漢三柏，武帝爵之將軍者。大者可五六圍，高不聞數丈，袁中郎疑壘基蹙其足，殆是。」

武陵縣志古蹟云：「青蓮社在德山佛廬左，郡人龍膺嘗攜酒飲袁中郎於此。」

又流寓云：「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人，扁舟入武陵，訪龍膺兄弟，其過龍君超翠微山莊，又托龍君超爲覓仙源隱居，皆有詩。又有秋宿德山玩月詩。復溯流而上，遍覽桃川漁僊仙掌水心彝望之奇，所至有記。」

徽州府志志休甯山云：「落石臺在縣西南三里，舊名斷石山，由臺陟雲梯而上，多琳宮梵剎。隔溪望城郭，恍如圖畫，爲近城最勝景。臺前夾溪匯流，明袁中郎詩所謂『雙溪分燕尾』是也。」

袁中郎遺事六

異蹟

公弟小修書雪照册云：「甲辰秋初，予避暑荷葉山房，未幾，中郎偕雪照冷雲二禪師及雲心居士至。已而寒灰老禪亦至。山房僻在萬松中，清寂之甚。每夜月明，露坐秋場上，相與激揚第一義，凡月餘，甚暢。是夜月明如晝，諸公譚鋒正發，予因假寐。俄至一處，見一龐眉老僧，語予曰：公等欲知宿世之事乎？中郎前身卽蘇公子瞻，公卽子由也。雪照師卽金山了元，冷雲卽風篁嶺之辯才，寒灰卽東林總，而雲心居士卽參寥子也。今皆聚於此矣。予曰：諸人前後了然，獨兩蘇與子兄弟尙覺有異同處。老僧曰：子瞻息機也遲，而中郎息機也早，遲則蹶，早則無咎，其有所懲而然歟？公前生稍沉靜，今生稍流動，而其所就，亦稍廣大，大略同也。子因問之，師何人也？老僧笑而不答，予遂寤。時諸公論難方熾，予以所夢質之，皆躍然若有所憶者。」

又自柞林至西陵記云：「歲在壬寅，將歸先伯修之櫬於壠，期以仲冬六日，且迫矣，而太史平倩以玉泉書來，曰：不肖歸矣，此回必欲了吾儒性命大事，急望兩兄發藥，非不欲就見，此中自有故，且山中清寂，可作竟日談，儻伯修襄事既迫，尙能素車白馬，大哭松楸間也。中郎與予得書，嘆曰：異哉，交情通於夢寐，直至此乎？先是春初，中郎夢伯修歸，見大人云：兒非黃平倩來必不去。大人問平倩今安在？曰：在近處，可令二

弟往迎，必偕來也。覺而以語予，予曰：東朝新建，平情方待講幄，何得歸，卽歸而迂道至此，豈能卽與葬期值耶？已而平情果告歸，歸至玉泉，以書聞，果與葬期相值，中郎果往，玉泉迎之，而平情果至，皆如夢。平情書未至之前一夕，予夢至一寺中，黃葉如雨，俄聞呵殿聲甚厲，有人曰：黃公至。予卽往迎之，則平情在前，伯修隨之。予見伯修，貌甚甚，逼視之，一比丘也，入門，卽失比丘，而與平情相向拜，而哭醒，時猶哽咽不休。且而玉泉書至矣，及平情至，與予相嚮而哭，伯修皆如夢中事也。平情旣以仲冬一日，至邑中，以四之日登壠，爲伯修誌墓，以六之日視伯修掩土，爲之妥靈事畢，痛哭於墓而去。卽以是日發自柞林，留中郎治墓，而予送之。

又寄丘長孺書云：「兄中郎於九月初六日長逝矣，病起之日，弟卽夢兄哭至號舍口云：予無所休矣，相與絕倒於地。質明，傳中郎有微病人，皆以爲無傷，而弟竊憂之，不料其竟不救也。已矣，弟雖生猶死也。一日不見，猶切懷想，况今長別，甯不腸斷！」

又從沙市至度門記云：「萬曆庚戌秋，兄中郎方家居，相約爲玉泉游，且欲結廬買田，老於其間，病中猶喃喃不置。至九月，中郎逝矣，予憂傷之餘，疾病大作，計惟有逃之山水之間，可以息業養神，而父老在堂，又不忍遠遊。其與故里相近者，無如玉泉，始決然定必往之計。遂以杪冬從金粟園曉發，晚至度門，晤無迹禪師，述公爲中郎故人，相見不覺淚下。初中郎逝之夜，述公夢中郎冠珮至山，曰：述公，吾從此居山中矣！醒而訝之，已而訃至。自中郎去後，予無夜不入夢，十日前都無入山意。偶夢中郎偕予至玉泉，命予登殿拜如

來，次夜又夢，余不忍作夢會，始定山中之志。此來當遵遺命，卜築煙霞作一祠，以妥其靈，不止遊覽已也。」
又寄蘇雲浦書云：「仁兄書到之日，正一七也。發函多悼嘆生死之語，弟不勝驚嘆。夢中所云，登樓二仲扶之，二仲兩足跣行，豈非兆邪？」

又答雲浦書云：「弟於中郎百日已滿後，卽同寶方至玉泉度歲，葺智者洞爲禪棲之所，上建之閣，闕藏。將發之前二日，兄函適至，並得分俸，卽可以爲建閣之助，不勝欣慰。蓋中郎病中曾云，我愈後救斷家事，卽往玉泉修智者洞，今正成其志耳。易簀之夕，無述夢諸菩薩擁中郎至度門，自云與和尚暫別，往玉泉去，意者自由中陰，或愛而棲此地耶？」

又寄雲浦書云：「中郎去後，弟一病幾不得見仁兄，至玉泉靜攝，寄情山水，方始平復。久住玉泉，頻夢中郎同諸仙真翔集此中，無跡亦頗見夢，以故立一祠於玉泉之右。已有次第，特未落成耳。」

又寄汪靜峰書云：「中郎實是用世之才，豈惟不肯不如，卽伯修亦不如也。安敢望躡其後塵也？誌銘久不成者，政以中郎知己，無如先生，願先生勿辭也。夢中一段因緣，蘇雲浦曾道之，實不敢作夢會。幸先生入之誌中，亦足見道情相見，不隔幽冥。邑中有周生蕃者，未卒之前一月入冥，見中郎以星官檢校人間文字，大約仍是陰仙類也。樂天子瞻，皆未能出此境界！」

袁中郎遺事六

三八

袁中郎遺事七

雜記

公兄伯修答陶石簣書云：「弟今春移居焦滿園，房子庭上花正開，忽二舍弟至，遂坐花下，劇談至三更，強半是說陶石簣同游西湖事，此時月照李花，清瘦冷淡，恰似對石簣面孔也。」

又答陶石簣云：「入冬以來，支離枯槁，如魚去水，幸天憐我寂寞，中郎恰補得京兆授，屈指定有幾年相聚。齋頭相對，商確學問，旁及詩文，東語西話，無所不可。山寺射堂，信步游覽，無所不宜，足下聞此，得無復動北來興耶？中郎極不滿近時諸公詩，亦有有見。三四年前，大函新刻至燕肆，幾成滯貨，弟嘗檢一部付買人換書，買人笑不肯領，云：「奈無買主，何可見模擬文字，正如書畫贗本，決難行世，不待中郎之喃喃也。」

公弟小修壽大姊五十序云：「予同母兄弟四人，其一為姊，兄伯修而弟中郎及予，少以失母，故最相憐愛。記母氏卽世，伯修差長，姊及子等皆幼，時居長安里舍，龔氏舅攜姊入城鞠養，予方六歲餘，入輸家莊蒙學。窗隙中見舅抱姊馬上，從孫罔來，風飄飄吹練袖，過館前呼中郎與子別。姊於馬上泣，謂子兩人曰：「子去，弟好讀書，兩人皆拭淚，畏蒙師不敢哭。已去，中郎復攜子走至後山松林中，望人馬之塵，自蕭岡滅然後歸，半日不能出聲。後伯修偕曹嫂入城讀書，姊與中郎子皆依兄嫂，育於庶祖母詹姑。」

又云：「姊於經史百家，及稗官小說，少時多所記憶，曾與中郎及子至廳堂後，聽一瞽者唱四時採茶歌，皆小說碎事，可數百句，姊入耳即記其全，子等各半。」

又祭李母尚太孺人文云：「不肖年六歲，失慈母，時與中郎，素心俱從學，素心叔李公鍾衡。太母於中郎爲壻，素心爲子，而於不肖無異視。三童子相依若胞乳兄弟，入太母之室，如入家閭，而渾忘其母爲誰氏母也？太母有知人之鑒，嘗謂袁氏兩兒不凡，小兒亦自斐然，後當共取青紫。已而中郎早貴，素心次之，不肖又次之，皆如太母言。」

又送蘭生序云：「予年十八九時，即與中郎結社城南之曲，幸孝廉元善與焉。三人下帷爲文章，皆搜雲入霧，意氣豪甚，意一第可唾取。無何中郎舉於鄉，成進士，予與元善復共修業。庚子，元善舉於鄉，又三年而予始附北賢書。中郎以二十舉於鄉，廿四而成進士，隨取即獲，有若承蜩，乃元善則已若矣，予則更苦矣！」

又瞿起田制義小序云：「瞿文懿公與兄伯修先生俱舉南宮第一人，後文懿公之仲子星卿先生及伯修仲弟中郎先生皆深入舉業文字，窮其工巧，而科名不能嗣也。」

又壽吳母陳太碩人七十序云：「予家世農，猶吳世賈也。先王父力行隱德，而王母余姑佐之。王父卽世，王母代理家政，歲稔不責子母，盡焚其券，不數年而先封公生伯修中郎皆早貴，向之農者化而爲儒，且弈弈顯貴矣。里中人往往云：袁氏之興，多余姑之隱德致之。」

又龔春所公傳云：「是時公仲子久舉於鄉，公季子舉進士，爲大行拜監察御史，公之女孫予伯兄舉會試第一爲太史，子仲兄亦成進士，偶皆集於里，公以薨長致政歸，年七十餘矣。每至四節之會，簪袍爛然，人以此榮之。」

又游荷葉山居記云：「予出山久矣，戊申自漁陽歸，復上先人丘墓，從三橋登舟，維於孟溪，卽長安里也。登岸，緩步過珊瑚林，往中耶夢與予至此地，破一山壁而人，見峰巒皆若珊瑚。後於此建小蘭若，以珊瑚名志所夢，且欲老來兄弟聚首辦清泰業也。少憩，穿荷葉山，山中喬木參天，松濤瑟瑟，息於先居，寂寂無人。至予閒步廊廡間，拂塵埃，看廳上石柱，間有字數行云：伯修冲修於此錄子史碎金，記此時正午，風和氣爽，挈酒一壺，自斟一醉。是年孺修應省試，止伯季在家修業，此月每辰作書藝一首，各臻妙境矣。此先太史伯修筆也。記是年爲萬曆乙酉鄉試，孺修卽中耶，冲修卽予，蓋少年未定字也。是時伯修年二十六，中耶十八，予十六，中耶赴省試，予以病留家塾。記伯修書柱時光景，依然在目。明年，伯修遂首南宮，予等相繼出山，今其期不踰二十五年，而伯修長逝已七八年矣！可嘆也！」

又袁氏三生傳云：「伯修有子曰登，小時聞修淨業，則喜，好以十氣念佛法，鑄圖施人。年十三歲，萬曆辛卯，伯修官京師，中耶以公直至，兒病瘳，不治且死。語人曰：請二叔來。中耶至，兒曰：我將往，叔可助我念佛。兒危坐念數百聲，中耶及伯修皆助之。兒又曰：我氣急，不能全念也，專念南無佛可耶？曰：可。復念百許聲，已大笑曰：蓮花至矣！家人子悉奔來視，登愀然曰：蓮花皆缺矣，室中得無污穢之者乎？詢之，果有婢子當流灑。」

者，斥之出。則又笑曰：蓮花復圓，一一花上有如來，如來至，見其行矣！遂合掌備然而逝。」

又云：「中郎有女曰禪那，十四歲，性沉靜，聞佛法，欲受戒。父母曰：兒女身，且適人，不得具戒也。女遂深厭女身。嘗誓於佛前曰：願弟子速脫女身，生安樂國。每拜佛，則祈早死。讀法華華嚴，皆通大旨，數以所疑問中郎，悉出意表。中郎大駭。經半歲餘，女遂病不治。亡之日辰，即謂人曰：我以今日往，可請三叔來助我念佛。予往助之。俄頃又曰：專念上品蓮花，爲父母也。已令人以香薰衣，着完卽逝。」

又送圓公請藏序云：「萬曆庚子，中郎以儀曹南歸，覓一道侶於無迹法師，無迹以高足圓象對，中郎曰：禪伯乎？非也。義虎乎？非也。曰：安所取焉？曰：是本色道人修徧吉行者也。中郎曰：足矣！遂偕之而南。未幾，於邑二聖寺創一接待堂，以爲僧郵，而請圓公主之，以故叢林大振。久之，中郎益服迹公爲知人。自中郎逝，而圓公不忍逝中郎也，凡所囑者，數年間一一了之，獨請藏一事猶未之舉。會圓公病良已，曰：吾終不忍逝吾友也，遂擇日走西陵請藏。」

又石頭菴碑記云：「冷雲與予兄弟，爲方外交者有年。中郎謂六七年間，吾所遇衲子如林，見地超卓，可與言者，寒灰冷雲數人而已。甲辰夏，同往荷葉山房，朝夕激揚，嘯傲水邊林下，甚適。是時冷雲衲履外無長物，意備然也。俄而請古佛三尊，真山房供養。中郎微笑曰：冷雲從此多事矣。將去村中，又營一木篋置佛。中郎又笑曰：冷雲此去，且攜侍者來矣。未幾，果攜一徒來柳浪。中郎又微笑曰：未已也。冷雲且住菴矣。未幾，冷雲果住一菴於繡林龍蓋山下。予問中郎何以知之？曰：有佛則必有供佛之地，奉佛之人，一法既立，諸法

並起，理所必然，無足疑者。予曰：冷雲固不當畜徒住菴耶？曰：不然，世之學佛者，動云我必入山，及至入山，衣食艱難，不堪寂寞，又復出山矣。學求悟明心地已耳，能悟明心地，則行也可，住也可，閒也可，忙也可，入王城亦可，日近宰官大臣，亦可，心地不明，即走入深山窮谷之中，猿狖之與居，草木之爲食，空自憊耳，何益之有？入年老多病，須得一安居之處，用數人役代勞，早晚有檀越護持，麤衣淡飯，不至乏闕，以此安心辦道，亦要緊事。常情如此，佛法亦只如此，平平淡淡，無大奇特也。」

又玉泉寺十方禪堂碑云：「萬曆中，去當陽玉泉一舍許，沮漳合流之間，有居士名乘舟，字慈航，姓任氏，初爲豪俠，自喜之行，後乃頓改初服，歸心三寶，以其居爲粥飯舍，以待四方之行脚者。壬寅歲，西川黃太史平情先生公安袁吏部中郎先生訪無跡法師於玉泉，過居士之廬，睹其修檀度也而嘉之，且謂之曰：玉泉爲天下四絕之一，今法門草深矣，即行脚者竟無一棲息之處，居士何不以此願施於堆藍勝地，庶垂永久乎？居士合爪曰：諾。乃謀於玉泉住持，於大殿右空閒處，薙草去石，以爲菴基。取黃袁二公及諸宰官所檀者，先立十方堂一處，十方行脚者始有窟宇，並鬻田四百餘畝，以爲供衆資。居士覓所以不朽者於予，予曰：斯地也，爲十方設也，慈航惟擇一十方高僧以授之，以完黃袁二先生付囑遺意，即浩劫同久可也，何必別求所以不朽哉？」

又書玉尚甫事云：「中郎家居時甚狎，尚夫相對日夜不厭，蓋亦久而緣熟，相見無主客之煩，任情而語，以破一時岑寂耳。尚夫十許歲，時與中郎及予同學，予問之：若昨往妻家，曾窺見妻面否？尚夫曰：描也描。」

不成，畫也。畫不就，凡人問之，卽以此二語答。後三十餘年，中郎偶憶此語，大書於尙夫所居粉壁上，其子已生鬚矣。問尙夫二伯何爲寫此二語，尙夫笑而不能答。」

又智者堂募田疏云：「庚子，予與中郎南歸，偕者爲無跡法師高足寶方，其人真實謙下廉潔，念此地爲通衢，欲創一接待所，而未有善處。中郎與壽亭舅乃共以前所蓄二聖寺藏經閣爲之。予更施堂三楹，歲輪一人，出粟百石爲主，外募百石，庵可支一年，於令已三四載矣。寒有舍，饑有食，病有藥餌，吳越之老宿，宗門之龍象，亦欣然而至，居然勝叢林矣。衆又謂出粟煩，不若鬻田數百畝，永付常住接衆。今日主此事者，僅得壽亭舅，中郎與予，安得不借四方緣也。」

又募修慈泰寺西方大士殿緣疏云：「慈泰寺者，卽舊王路菴也。記萬曆壬寅癸卯年，予與先兄中郎共坐柳浪，見堤畔柳下，一僧手持一帙至，訊之，則吳中王路菴僧也。時持吳中諸名士書，與中郎爲募木計者，中郎初難其事，後以書及辰常諸公，不半年而如雲之材蔽江而下。至今寶殿巋然者，中郎之功也。」

又書唐醫冊云：「唐生，江右人，以醫遊楚公安，出則隨予遊，歸則隱里中，從兩叔飲。予罷游，多里居，常語兩叔，唐生從游，有大快事三。中郎與予入都，取道宛洛，天日清和，皆舍輿而騎，先入傳舍，而令唐生代居輿中。未至城十餘里，郵吏迎拜，唐生錯愕不知所爲。鼓吹大沸，呵殿聲甚厲，蜂擁而入，傳唐生下輿，殊有驕色，此其一快事也。」

又云：「丁未，予自漁陽歸，入村中，不見唐生，兩叔曰：唐生逝矣。予泣曰：傷哉唐生，頻年從予奔走，翼子

取一第，沾升斗之潤，而今竟已矣！又三年，辛亥，再入村，舟泊朝湖岸，天微雨，晝色慘淡，釜鬩鱗鱗，見一人持蓋入舟中，視之，則唐生也。予大駭曰：此必鬼也。私念鬼畏人唾，急唾其面。唐生曰：公好調弄人，今老尚嚙耶？正相持辯論，而兩叔來舟中，大笑道其再生事，予疑始釋。時唐生將歸矣，帽中取伯修中耶所書詩文一冊，雨溜煙痕，堆積幾不可辨。且云：與公相與最久，都不得一字，每乞則曰徐之，再徐之，唐生入士矣。

又南歸日記云：「止柏鄉古歐邑。是日有饋南和刁酒者，清冽如泉，當爲北酒第一。予盡一小甕，中耶飲一盞，頃之，醺然矣！」

又寄蘇雲浦書云：「中耶於九月初六日長逝矣！八月初，微有火疾，時起時滅；投補劑，則發火；投清劑，則傷胃，不藥，則症日加，遂至大小便皆血，一夜忽痢五六次，而陽脫竟至不掇。初意亦爲小小火病，及至後來漸盛，雖醫者竟不知何疾也。」

又寄雲浦書云：「中耶通年以來，極其寡慾。夏三月，止坐樓下讀書，常常說靜生養生之旨，精神全從收斂翕聚，不意一病遂爾化去，豈天不欲留法眼於世耶？使天假以年，出世之學愈深，用世之才愈老，次可與陽明近谿諸老方駕，而今年竟止此矣！」

又寄陶不退書云：「今年乃有此大痛楚事，知己之兄，忽爾見背，苦莫可言！逝者化去之時，從容不亂，寂無一語，起來便遺，卽云：我略假寐，如入禪定，有同坐化。夫逝者道力深重，生死久暫，夫復何慮，獨生者之苦，未易言耳！」

又中郎先生行狀云：「先生定居江陵沙市，至八月中秋後，微動火，九月初五日晚，尙與姪祈年談時藝，至初六日早，以血下注不起矣！去若坐化者。」

又遊玉泉記云：「玉泉至近代，僅存一殿，欹側欲顛，跡公居度門，傷其荒蕪，有志繕修，北走神京，大開講肆。時黃平情及子兄弟三人過之。跡公言及此寺，幾欲墮淚，於是平情、中郎，各草一疏，不盈一碁，官府朝野，金錢麇集。其始終營綜，中郎極爲苦心，今遂煥然復舊觀。」

又曰：「智者菴，旁爲智者洞，緣洞後登山，屢躑至一處，稍夷，卽朝曦閣舊基。萬山層疊中，忽見山口近林，遠水甚暢。跡公以予議復之，以祠中郎，覺孤危難住。下至智者洞，右得少平地，乃喜曰：「蘭若在是矣！」相與少坐洞中。予謂跡公曰：「此地似於吾邑，人有緣，蓋智者亦公安人也。智者俗姓陳，父名起，祖梁，封益陽侯，居公安，以公安卽舊華容地，故亦曰華容人。其母夫人釜鬣，在公安牛頭里，今猶稱聖母塔。旁有智者所建報恩寺，其爲邑人無疑。若祠中郎於此，則信乎與吾邑人大有緣矣。」

又鬻玉泉、松桂菴記云：「方宴坐講經堂，覓杖出遊，而迹公自度門來。云智者洞前地狹，不可結茆。偶聞寺西有一處，舊名松桂菴，今已毀爲蔬圃，若以數鑽易之，可作練若。予大喜，欣然同往，視之，從玉泉中峰，別開一嶂，突然而止，卽爲菴基。予曰：「玉泉寺形勢極佳，但爲諸山包絡，如在井底，故卓庵處必擇可遠眺者，斯正其地也。」卽以直鬻之。夜至講經堂，與迹公夜話，迹公曰：「茲殿之初修也，長信所檀二千餘金，幾爲一猾商以計取去，使非中郎至，今安得有殿？無論其始終護持營綜之苦心，卽此一事，玉泉宜有特祠，豈獨居士？」

私情宜爾？予曰：昔米元章臨逝，自云：衆香國裏來去，至今傳爲鶴林伽藍，生前愛其山石沈秀故也。中郎悟修兼至，自宜分身入流，然大士護法，無所揀擇，且屢屢兆夢，安知不與關公同作金湯也哉？」

又柴紫菴記云：「玉泉右掖之山，一峰直下，如象鼻突止，卽爲菴。有堂三楹，曰淨名，以祠護法居士者也。舒其後雷爲小室二，一居僧，一予自居。其右牆外，小室三楹，爲香積，周以虎落。堂中所祠者，上爲維摩詰，左爲武安，右爲伯修。中郎近得西川黃平倩太史之訃，予哭而祠之。平倩長伯修六歲，故位在伯修上。海內交遊多矣，獨祠數公者，以皆有功德於玉泉者也。卽有功德於玉泉，而非道德文藻，無遜前三公者，亦不敢濫祠。後度門之意，以雷太史何思生平護持玉泉甚力，亦得附位在中郎下。」

又中郎先生行狀云：「萬曆庚戌九月初六日，中郎先生卒於家，得年僅四十三。親戚鄉黨，如失所怙，中外寒士，哭失聲者數十人。弟中道少先生二歲，少同塾，長同校，以失母蚤，倍相憐愛。先生宦遊南北，中道皆依之，如形影不離。自先生病，卽日禱於神，求以身代。已而逝，中道痛不欲生，遂得血疾，幾死，乃逃之玉泉山中，排愁破涕，及痛定，欲次先生遺事，以求海內二三鉅公爲誌銘，以垂不朽，每執筆，輒痛絕而中止。」

又云：「先生生平事封公甚孝，兩異母弟安道甯道爲封公所愛者，先生居官時，極力厚之。念母氏少物止，有一姊一弟，皆有無相共。尤重友誼，憫孤寒，如丘坦，買武功爵不給，立解腰中銀帶助之。寒士有寬理天者，卽爲推轂，爲吳令不取一錢，貸而後裝。居官十九年，不置升合田。生平不見人過，有過輒爲掩蓋，門客有負之者，卒亦善遇之。好山水，喜譚諠，不能酒，最愛人飲酒，意興無日不暢適，未見其一刻皺眉黃目。好修

治小室排當極有方。」

又告中郎兄文云：「嗚呼吾兄！三不朽事業已成，而侵侵乎其未有涯也。乃遽逝耶？以出世，則得千古不傳之髓，而盡難蓋纏；以用世，則圖不見不聞之功，而盡泯朕迹；以垂世，則傳古人修詞之神，而盡去剿襲。此弟所深知，而兄所自負者也。學問兼悟修矣，而或疑其道不勝習；營綜兼明贍矣，而或疑其懶，不耐事；詩文極清新矣，而或疑其以才軼法，此亦弟所深知，而兄所不自白者也。自己酉冬至庚戌秋，時時聚首論學，則常云須以敬持，以澹守；論用世，則常云須耐煩，生事厭事等病；論詩文，則常云，我近日始稍進覺，往時太披露，少蘊藉；此則弟獨知之，而兄所爲日新而己者也。世間父子兄弟，甯有異情？但兄於弟，知己感恩，更自不同。追思種種譽弟之語，或以溺愛溢美，弟不敢違信，而亦不敢不勉。願資學俱劣，百分不及兄，而懶不耐事之迹，則肖之。近日體復多病，每應酬少勞，則火從兩頰起，滿大宅間。發血疾，惟看山色，聽泉聲，則沉疴爲之一洗。以此遵兄遺命，於玉泉修一蘭若祠，兄而已修靜其中。近更欲留色身，教養後生，有所聞發，補二兄最後一段光明，故急走入山。玉泉精舍已有次第，清溪水色如碧玉，鹿苑諸山如破雲裂霞，宛如向所見。李大將軍青綠山水，使得兄賚以妙墨，不知山川作何等映發，惜不令兄見之。彭年詩文大有驚人語，雖微有俗習，無損英特。第二男已作虎子跳地矣。家計穩安，無可慮者，今束裝入山。玉泉舊傳爲諸仙翔集之處，幽明雖隔，兄必來止，弟尙不寂寞也。」

又答黃取吾書云：「弟於中郎，相依爲命，一日不晤，便無以爲懷。今生死永隔，奈何！中郎未有大病，偶

以下血脫氣，遂至不支。然心無怖亂，有若坐化，渠自是天堂佛土中人。至於學問之繇密，應世之圓妙，弟與兄皆未必能測度之，但當合掌歸依而已。」

又寄長孺書云：「弟自中耶去後，鬱鬱無歡。去歲一病半載，幾作夜臺之遊，殘臘始慶再生，終是怯弱，不復往日健犢子光景矣。追思少年浪遊，海內所交者，皆一時英雄豪傑，而年皆長於我。最長者為李龍湖，梅客生，潘雪松諸公，次之則為黃慎軒，伯修諸公，又次之則為中耶及曾雷諸公，而今皆先我而去。彼時相憐相知，視同稻麻竹葦，今舉目淒涼，然後知其為千載以一時舊時同好，惟兄與我在耳。弟已皓首皤面，皤然一老，兄長我六歲，豈能長作白描關公耶？中耶久已歸窆，兩姪俱清泰，想所欲聞也。」

又壽大姊五十序云：「伯修中耶相繼取青紫出，則入行相望於道，歸則迎之室中，晤言深冀晚歲聚首之樂，而先後不祿。夫以姊之德性智慧才略，使為男子，其取功名及文章事業，何出兩兄下，而竟泯泯闔閭，實可歎然！以人世福緣論之，姊固有徧饒者。伯修無子，子予子，而姊有三男矣。中耶有子，未見其冠婚及入校，而姊見幼男入校矣。伯修中耶皆不及見孫，而姊長孫今十餘歲矣。伯修得年僅四十一，中耶四十三，皆不及望五，而姊今已屆期，後來尙未有涯，則姊不可謂非厚福矣！」

又吳表海先生詩序云：「先生之與中耶同者，豈獨詩哉？中耶神情超卓，不受世之纏糾，而先生亦頑頓於世，獨往獨來，不與俗為俯仰，此其骨同也。中耶去吳時，皆貸而後裝，而先生自居官以來，守其素業，其去耶也，蕭然無異寒士，此其操同也。中耶少有凌雲之致，雖圭組中亦戀蒼壁清泉，而先生所至，登山臨水，

袁中郎遊事七

五〇

飛蓋躡屐，醉墨淋漓，此其趣同也。有此三者，其發源處已如水乳之合矣。豈獨詩哉！天奪中郎，不予以下壽，使之登峰造極，而先生來趾方新，則所造詎有涯也。」

又壽吳母陳太碩人七十序云：「新安吳氏兄弟賈於楚，皆以質行稱，而長公雲臺君尤修儒者之行，與予及予兄中郎，並吾友侍御蘇雲補皆相善。自中郎官都門，恆以綜營家事託之，緣其人有心計，而真實可仗。十餘年間，予值門戶中單人，或言袁氏且衰，獨長公曰：『有小修先生在，袁氏不衰，所以緩急而曲應之，不遺心力，與中郎在時無異。』」

又再遊花源記云：「是夜月明如晝，觸處皆山色水聲，相對皆聞人覺身輕甚。中夜予獨起臥沙石間，念吾兄中郎存時，每以遊屐相角，昔年遊此，未及陟巔，中郎舉以爲笑。今已陟巔矣，未知歸去後，舉似與何人也？不覺淚下者久之！」

又吳龍田生傳云：「予校新安，視其邑篆，見公之有犯不校，誠通國之人瑞也。中郎遊廣陵，公舉與親近，嘗云：『吾雖遊於賈，而見海內文士，惟以不得執鞭爲恨。』中郎亦愛其真瀟，有先民風，與之往還。每得中郎一紙，卽什襲藏之。予過廣陵，待之如中郎，以二子納贄從遊。予校新安，長君竟入新安校。時公爲人所負幾千金，夜飲，與予言，予曰：『昔子家世殷富，後子兄弟以經術起家，遂漸減。夫富於文藻，與富於貲財，常不並立，世固少揚州鶴也。近過廣陵，公索數語不朽，曰：『吾失之中郎矣，可更失之小修耶？』予曰：『諾。』遂次其事爲生傳云。」

又募修慈泰寺西方大士殿緣疏云：「寶閣雖具，而兩廡西方大士之殿未成。禪人行學，欲以當日中耶先生之事望之於予，不知予非其人也。中耶先生具非常之福慧，往者重修玉泉亦賴其弘護，有祈輒遂，固其宜也。雖然，天下事亦賴時節因緣，時緣若至，其事立成，卽施者若有以密啓之，而不自知予因竊取中耶之意而爲之疏。」

又答錢受之書云：「小兒爲伯修嗣，名祈年者，甚知向學。中耶長子名彭年者，大有才氣，酷似其父，先兄不死矣！」

又復段幻然書云：「所論張半仙者，實無其人，止有一人姓謝，號響泉，原爲夷陵諸生，曾於武當修行，後亦學禪，依先兄中耶。其人地理較諸庸術稍異，然弟於此道莽莽，亦不知其果精否也？」

又寄君衡書云：「昔先兄伯修中耶，與弟至相和洽，然議論偶有不同，或盛氣相持不下，雖似有競心者，然頃之卽蕭然冰釋矣。君超在時，與仁兄時復有此光景，蓋相愛之極，遂至相忘，不覺偶有相左，此不可望之於尋常兄弟，而況求之世俗交態中耶？」

又答蔡觀察書云：「生一官落魄，心愛南中山水秀麗，意欲吏隱於此。偶有儀曹一部，求而得之。追思兩兄及慎軒先生在時，每以晤言消永日，清風朗月，不受岑寂，今來此鬱鬱，有如斷雁，每過舊日酒壚，輒淫淫淚下！」

雷何思與羅雲連書云：「別來無日，不思聞會，袁中耶小修，此兩公用七佛精進，力爲玉泉大檀越，弟

袁中郎遺事七

五二

慕中郎久矣，今之子瞻也，何時得揮麈而談乎？」

又寄袁小修書云：「都下雪堂夜語，相看七人入，而三公並以名世之資，不能半百古來英傑，不欲委化遺情，而爭長生久視者，亦各任其悲苦之所至，然何可得也？弟不解世情，憤惻事，而於此際無服之喪，無聲之哭，時時有之，更在世情之外。小修當此，摧裂何如？天根來，知兄意見橫絕，無損常時，而中郎有子而才，稍用爲慰。湘沔間正圖一把晤也。」

沈景倩野獲編云：「己亥庚子間，楚中袁玉璫太史，同弟中郎，與皖江吳本如，蜀中黃慎軒，最後則浙中陶石簣，以文章起家，繼而相與聚談禪學，旬月必有會，高明士夫，翕然從之。時沈四明柄政，聞而憎之，其憎黃尤切。至辛丑，紫柏入都，江左名公，旣久持瓶鉢，一時中禁大璫趨之，如真赴靈山佛會，又游客輩附景希光，不免太邱道廣之恨，非復袁陶淨社之象。以故黃慎軒最心非之。初，四明欲借紫柏以擠黃，旣知其不合，意稍解，而黃亦覺物情漸異，引疾歸。時玉璫先亡，中郎亦去，石簣以典試出，其社遂散。」

又云：「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爲外典。予恨未得見。丙午，遇中郎京邸，問曾有全帙否？曰：第賭數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劉誕白承禧家有全本，蓋從其妻家徐文貞錄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車，已攜有其書，因與借抄挈歸。原本實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覓不得，有陋儒補以入刻，無論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卽前後血脈，亦絕不貫串，一見知其贗作矣！聞此爲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加蔡京父子，則指宜分，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勛則指陸炳，其他各有所屬云。（謹按：金瓶梅一書，久已失傳，後世坊間有一書，

襲取此名其書辭極鄙穢不堪入目非石公所取作外典之書也觀此記謂原書借名蔡京朱勛諸人爲指斥時事而作與坊間所傳書旨迥別可證。

又紀楚宗伏法云「楚宗劫橫一案始則地方諸臣貪功妄報稱兵謀逆一時喜事者如鄧陽巡撫胡心得等勒兵境上疏請會師張大其事以致用此重典今攻故相者至謂楚宗無死法此議又未確時賢特欲白江夏之冤甚四明之罪未免矯枉過正總之前案失之苛後案失之縱皆時局使然非通論也善乎袁中郎之詩曰『國體藩規俱不論老臣塗血也堪憐』盡之矣」

又紀斬蛟記云「袁中郎爲吳令時與彼中一名公交厚名公素以聖人自命者每論事輒云如來如此說大士與我商略亦如此說其他稱引果位不勝紀袁談及必撫掌不已」

又紀征安南云「安南議起時太師武定侯郭勳欲因以希上賞奏請勒禁兵及各路師待發已得旨獨戶部左侍郎唐胄力諫有七不可之說其後莫登庸服罪罷兵而還卒用胄策全中國生靈多矣今上癸巳甲午間日本侵朝鮮至調天下精兵夷漢俱援卒不得要領而海內物力已竭矣使有唐胄其人當不至此袁中郎論朝鮮事云譬如鄰人自相訕訟我乃鬻甲宅賣兒女爲之佐鬪不亦惑乎斯語可念」

又紀鬪物云「聞鬪牛最爲奇觀想鬪虎必更奇但無大膽人能看耳最微爲蟋蟀鬪然買秋壑其著經最爲纖細詳核其嗜慾情態與人無異蒙古破樊時賈尙與羣妾據地鬪蟋蟀置邊遞於不問我朝宣宗最嫻此戲鬪雞爲唐元宗所好然金距芥羽在春秋已有之至若鬪鵝則見晉桓靈寶傳及唐僖宗好鬪鵝

一鵝至值錢五十萬。關鴨，魏文帝曾向東吳索之，又見唐人詩中。袁中郎云：曾見關鴨，閩人多誇關魚，余俱未得見。

明史文苑徐爾雅傳云：爾雅字文長，山陰人。爾雅天才超軼，詩文絕出倫輩，善草書。工寫花草竹石，嘗自言吾書第一，詩次之，文次之，畫又次之。當嘉靖時，王李倡七子社，謝榛以布衣被擯，爾雅憤其以軒冕壓草布，誓不入二人黨。後二十年，公安袁宏道遊越中，得爾雅殘帙，以示祭酒陶望齡，相與激賞，刻其集行世。

國朝四庫全書總目載：滄溟集三十卷，附錄一卷，云明李攀龍撰。明代文章，自前後七子而大變。前七子以李夢陽爲冠，何景明附翼之，後七子以攀龍爲冠，王世貞應和之，後攀龍先逝，而世貞名位日昌，聲氣日廣，著述日富，壇坫遂躋攀龍上，然尊北地，排長沙，續前七子之焰者，攀龍實首倡也。殷士儻作攀龍墓誌，稱文自西漢以來，詩自天寶以下，若爲其毫素行者，輒不忍爲，故所作一字一句，摹擬古人，驟然讀之，班駁陸離，如見秦漢間人，高華偉麗，如見開元天寶間人也。至萬曆間，公安袁宏道兄弟，始以震古誅之。班中臨川艾南英排之尤力。今觀其集古樂府，割剝字句，誠不免剽竊之譏。諸體詩亦亮節較多，微情差少，雜文更有意詰屈其詞，塗飾其字，誠不免如諸家所說。

又載唐音戊籤二百一卷，云：「明胡震亨編，所撰唐音統籤，凡一千二十七卷，以十千爲紀，未鈔版。康熙乙丑，其孫成之曾孫頌始以戊籤刊行，蓋當明末國初時，太倉歷下之摹古，與公安竟陵之趨新，久而俱弊，遂相率而爲宋詩，宋詩又弊，而馮舒馮班之流，乃尊崑體，以攻西江，而晚唐之體遂盛。戊籤二百一卷所

錄皆晚唐之詩，風會所趨，故及時先出耳。」

又載雅論二十六卷云：「明費經虞撰，經虞字仲若，新繁人。是書詳論歷代之詩，分十三門，編次未爲精密，如體調類中西崑唱調，乃揚億劉子儻諸人，億序可證，而以爲唐李義山溫飛卿，又併韓偓入之，段成式乃別立一體，以及宋末四靈江湖諸體，明末竟陵公安諸體，皆漏不載，而別撰一才調體。」

又載空華集二卷石頭菴集五卷云：「明釋如愚撰，如愚字蘊璞，江夏人。祝髮後，行脚四方，尋居金陵碧峰寺，從詩僧洪恩學。周汝登曹學佺袁宗道兄弟，皆與之遊。自序文無定質，詩不必有唐，文不必六經，秦漢，自許甚高。（按公弟小修序石頭上人集云，其詩能采中郎之意而變化之，是如愚亦當時學公安詩之著名者。）」

又載復園文集六卷云：「國朝董聞京撰，聞京字丹鳴，烏程人。是集所作雜文自序，謂明理以端其源，博學以廣其識，尊經以正其歸，養氣以覈其實，和聲以發其華，持論甚高，然核其所作，不能出公安竟陵門戶也。」

又載明文雋八卷云：「舊本題曰袁宏道精選，邱北麟參補，陳繼儒標旨，張蕪校閱，吳從光解釋，陳萬官彙評。蓋坊間刻本，託宏道等以行。前有周宗建序，謂有志公車業者，其沈酣之無後，亦必非宗建語也。」又載酒史六卷云：「明馮時化撰，時化字應龍，晚自號無懷山人，其書皆酒之詩文與故事，然舛鄙殊甚。又浙江鮑士恭家別本，其文並同，而改題曰徐眉撰。按書中所載，有袁宏道觴政酒評，眉集雖宏道所編，

然宏道實不及見，謂何由收宏道作乎？其爲坊買偽題，明矣！

又載叢桂軒集二卷云：「明吳大經撰。大經字元常，常熟人。其詩酷摹劍南，圓熟有餘，深微不足。魏澹初序，謂袁宏道推明詩人，以徐灑爲第一，而大經配之，殆非篤論矣。（按魏氏此語，不載公集，或由魏氏自撰，藉公名以爲重耶。）」

蔡九質廣輿記紹興府人物云：「徐灑字文長，山陰人，以諸生筦胡少保記室，嘗代草白鹿表，當上意少保，以是益重之。天才超逸，自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卒以貧死。袁中郎見其集，謂其胸中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與陶周望激賞之，始盛傳於世。」

玉泉山寺誌載袁小修重修玉泉佛堂記云：「正誨爲富陽人，出家度門，實神秀裔也。以請藏入京，會子兄弟於琉璃精舍，言及玉泉傾廢之狀。子兄春坊石浦，禮曹中郎，及子友春坊黃平倩，中舍蘇雲浦等聞之，相嗟惋，誓以興復爲任。因各草疏倡，始捐俸以助，鬻木，陶冶三年，而克有成。」

又載任昇國任居士功德記云：「先伯諱乘舟，字慈航，年四十，不得志於有司，遂芥視一切，棲息於玉泉，捐貲於正殿西掖，建禪堂，飯衆，又買田四百八十餘畝，爲常住香火之資。袁中郎朱上虞兩先生咸作文勒石，以紀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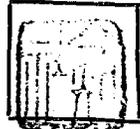
又云：「生平多與達人交，其在都門，若袁庶常伯修、陶司成石簣、黃宮詹慎軒，在玉泉，若雷太史何思、劉太史恒沙、梅太史長公、蘇中舍雲浦、袁中郎昆弟，最稱莫逆。信信宿宿，談說不倦，故於明心見性之功，倍

見醒豁。」

朱竹垞詩話云：「陶周望早年詩格清越，超超似神仙中人。中歲講學逃禪，兼感公安之論，遂變而為芸，夫蕘豎面目白沙在泥，與之俱黑，良可惜也。」（按公弟小修答蔡元履書云：「近閱陶周望祭酒集，選者以文家三尺繩之，皆其莊嚴整粟之撰，而盡去其有風韻者，不知率爾無意之作，易於取姿交人口，而快人目，班馬作史，妙得此法。石簣所作有遊山記及尺牘，向時相寄者，今都不在集中，甚可惜。此等慧人，從靈液中流出片語隻字，皆具三昧，但恨不多，豈可復加淘汰，使之不復存於世哉？讀此可見陶公之見賞於公安兄弟者，原在其一種有風韻詩文，卽朱氏所謂清越者也。至世所流傳，卒鮮此種，良由刻集者誤爲公刪去所致。朱氏不察，乃漫以芸夫蕘豎面目相詆，並歸咎於公安，非篤論也。」）

又云：「進之與袁中郎同官吳下，其詩頗近公安派，持論亦以七子爲非，特變而不成方者。中郎謂其矯枉之過，所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文人通病，大抵然矣。」（按公集載哭江進之五律詩十首，其小敘云：進之才俊逸爽朗，務爲新切，嘉隆以來，所稱大家者，未見其比。但其中尚有矯枉之過，爲薄俗所檢點者，往時曾欲與進之言，而竟未及，是余之不忠也。然余所病，正與進之同。證觀公此敘，所謂矯枉之過云云，原有共箴之義，並非相笑之辭。况公與進之生平交情最篤，其哭進之詩十首，沉鬱痛楚，字字是淚，細讀數過，覺紙上猶有哭聲，何至有破啼爲笑事？朱氏乃獨摘此四字，而以笑他人未工二語譏之，殊失公旨。





有所權版

書名 袁中郎遺事

編輯者 今知社編輯部

發行者 今知社出版部

上海貝勒路禮和里四號

總代發行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中市

每册實價大洋一角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初版 1-2000

7.8

407.367